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慈悲與仁愛的啟示－星雲大師公開信相關新聞彙整

doi:10.29665/HS.201206.0001

弘誓雙月刊, (117), 2012

作者/Author：弘誓雙月刊編輯室

頁數/Page：6-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1206.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慈悲與仁愛的啓示

——星雲大師公開信相關新聞彙整



佛光山開山住持星雲大師。（網路照片）

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5月14日公開呼籲馬英九秉持「慈悲與仁愛」，寬待陳水扁，並赦免林毅夫。據媒體報道，星雲大師當天上午以口述方式，請弟子寫下一千四百多字的公開信〈慈悲與仁愛的啓示——請寬待陳水扁、赦免林毅夫〉，不僅散發給媒體，還派專人送至總統府，當晚並在佛光山傳燈樓一樓召開記者會，以公民、佛教徒身分發聲，期望在520總統就職前，以一份對國家、社會安定和諧的期許，表達深切的關懷與呼籲。

星雲大師表示，他很早前就想呼籲當局，但社會是講法治的，他對政治問題也不太想表達意見，只是出家人恤念蒼生，才會選在佛誕節、母親節鼓起勇氣表達。他撰寫此文非受人之託，也不認識林毅夫其人，扁、林兩人的行為都不易被原諒，但當前台灣需要團結合作且致力兩岸和平往來，若馬總統能以人道方式處理扁、林，將對社會的安定和諧產生重大意義。

他在公開信中說，馬總統曾表示沒想過要特赦陳水扁，但讓陳水扁保外就醫也只是權宜之計，因此在特赦與保外就醫之間，能有一個中庸做法，即效法蔣介石總統對張學良的寬容政策，讓他有妻兒陪侍，和家人團聚安度晚年，但限制他不得再從事政治活動。

星雲大師認為，陳水扁因抵不過人性的貪婪而貪污，身繫囹圄，有人表示同情，現在已邁入老年多病的階段，縱使過去擁有權利名位，一旦成為階下囚，連保外就醫都難獲得允准，令人情何以堪。

星雲大師並指他不認識林毅夫，也非受人之託，如今兩岸關係今非昔比，建議政府讓林毅夫如願回鄉探親，對國家應該不會有大礙，但對社會的人道、祥和風氣，卻有至大的影響。

星雲大師說，日前在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舉行佛誕節和母親節慶祝大會時，他忽然想到，當前中華民國正處於最需要國內團結合作，並且致力兩岸和平往來的時候，對這兩人若是能有一種人道的處理方式，不僅對他們來說是恩義如天，對於國家社會的安定和諧也會產生重大的意義。馬總統說「母親是家庭裡的菩薩」，照此推演，總統不就是大智慧的菩薩？馬總統何不用佛陀的慈悲和母愛的仁慈，來設想扁、林兩人的處境？

星雲大師在信中強調，他不認識林毅夫，和陳水扁也沒什麼私交，寫公開信並非受人所託，他的所作所為是基於對台灣深厚的感情。台灣土地雖小，仁義寬容的精神卻可以成為世界的表率，他是感於佛陀的慈悲與母親的仁愛而提出此一建議。「給人一點空間，能夠原諒，不要仇恨」，若能採納他的建議，不僅展現出總統的胸懷與慈悲，也能贏

得尊敬，更有助於台灣兩黨的和解。

星雲大師致函馬英九的同時也召開記者會，希望公開信在民間引起共鳴，將聲音傳達給馬當局。記者會後，總統府通過發言人范姜泰基回應表示，目前沒有考慮特赦陳水扁，而林毅夫仍遭軍法通緝，若他回到台灣將依法處理。

5月20日號馬總統就職後，星雲大師再度以〈台灣方向在那裡？〉一文投書媒體，表示今日台灣的民主，需要大家共體時艱、凝聚共識，呼籲台灣人民應養成「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的素養」，在批評聲中，不能放棄人性的善良和厚道。

面對外界誤解批評「出家人也談國事」，星雲大師回應：「我本無言，但我愛國家，我愛大眾，僧侶報國，只憑關懷，只要國家和平安定、社會和諧無爭、人民和好安樂，別人罵我、詬我，我都心甘情願。」他以國家的一份子提出建言，期盼促進兩岸和平、兩黨和諧、人民和解，發揚「和平、和諧、和好」的普世價值。

■請參閱101.5.15《旺報》星雲大師：〈慈悲與仁愛的啓示〉，<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11154/112012051500175.html>。

■101.5.22《中國時報》星雲大師：〈台灣方向在那裡？〉，<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2052200506.html>。

■人間衛視影音新聞：<http://www.youtube.com/watch?v=T3WqKcX7v98>。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以慈止瞋，和解第一課

doi:10.29665/HS.201206.0002

弘誓雙月刊, (117), 2012

作者/Author：昭慧法師

頁數/Page：8-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1206.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以慈止瞋，和解第一課

■ 昭慧法師



昭慧法師文章刊於中國時報5月16日之時論廣場。

星雲大師日前投書媒體，對扁案表示：尊重司法的判決，但是建議馬總統優遇前朝領袖：「效法蔣介石總統對張學良的寬容政策，給予他一間房子，讓他有妻兒陪侍，和家人團聚，安度晚年，但限制他不得再從事政治活動，這讓張學良一直活到九十多歲，始終對老蔣感恩懷念。」

至於林毅夫，大師也認為，那是時代的個案，在揚棄敵對、擱置爭議的現在，也應「一笑泯恩仇」，讓林毅夫如願回鄉探親。

他老人家當然知道：針對這兩件事發言，十分地不討好（而且簡直是討罵）。以身繫囹圄的陳前總統而言，認為他「罪有應得」的民衆固然罵翻了天，認為他是受到「政治迫害」的民衆，大概也不會領情。

但是大師風範，正是在最爭議處，敢於發出基於良知的諍言！

意識形態的仇恨，往往讓人喪失了最根源的同理心。今天的台灣，受到藍、綠惡鬥氛圍的影響，正義與是非之劍，往往拿來制裁「外人」。對「外人」的過錯，予以放大特寫，窮追猛打，可是對「自己人」卻極盡能事地曲意維護，甚至合理化其所有過

錯。對立陣營的領袖，往往不幸成為萬箭穿心的箭靶，受到極盡尖酸刻薄的羞辱。陳前總統在位時，說他被「照三餐罵」，如今同樣的處境，也發生在馬總統身上。

因此，宗教領袖此時若再來議論孰是孰非，只是加入「吵架」行列而已，並不能平息紛爭。大師站在「人道關懷」與「社會祥和風氣」角度，呼籲擱置爭議而回歸「人道」，反倒能喚回人心深處的溫柔與慈悲！

筆者試從「族群和解」的角度引申其義。

人是情感的動物，理智經常只是情感的奴隸。偏偏人們在成長過程中，已經身不由己地被植入了共同的文化記憶、歷史情懷，這就形成了「族群情感」。每當那些他們心目中神聖的圖騰受到傷害或摧毀之時，整個族群都在累積著憤怒的情緒。

陳水扁前總統之所以備極受苦，除了各執一詞的「司法正義」以外，更深層的因素，不得不指向「族群仇恨」。事實上，當每一次蔣公銅像圖騰被潑漆、摧毀的時刻，當國旗圖騰被踩到腳下踹爛的時刻，當「大中至正」牌匾被硬生生拔除而改掛「自由廣場」的時刻，就已植下了後來陳前總統在牢獄中受盡折騰，無法享有領袖優遇的仇恨根苗。藍色陣營的民衆，或許會因「轉型正義」的訴求顯得理直氣壯，而一時為

之語塞，但圖騰受辱在他們心裡所累積的悲痛與怒氣，必當會找尋一道奔騰宣洩的出口。也因此，一旦對立陣營領袖的過錯，終於也被抓到把柄，這實在讓人很難產生「哀矜而勿喜」的心情，反倒會萌生一種「終於可以復仇」的強烈快感！

政治讓人瘋狂、激越，甚至仇視、對立。但那些情緒之所以被點燃，與生命的本質無關，卻與生命情境、歷史情懷，息息相關。政治上的意識形態，有著入主出奴的深刻盲點。我們何妨本諸同情共感的良知良能，設身處地想想：對方在圖騰情結中，所曾蒙受過的痛苦與傷害？

星雲大師說：這兩件事如果能有人道的處理方式，「不僅對二人來說恩義如天，對於國家社會的安定和諧，也會產生重大的意義」，這句話宛如暮鼓晨鐘。

請思考佛陀的至理名言：「以瞋止瞋，永不止瞋；以慈止瞋，方能止瞋！」仇恨只會製造出更多、更深、更重的仇恨，試問這對台灣社會人心，到底能帶來什麼好處？馬總統倘能站在全民領袖的高度，以悲天憫人的胸懷，釋出「以慈止瞋」的善意，那將會使台灣這個社會，學習到「族群和解」最寶貴的一課，並將蒙受最大的祝福！

——原刊於101.5.16《中國時報》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宗教與族群關係－「現代佛教與華人社會論壇」講記

doi:10.29665/HS.201206.0003

弘誓雙月刊, (117), 2012

作者/Author：昭慧法師;陳悅萱

頁數/Page：10-2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1206.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airiti

宗教與族群關係

「現代佛教與華人社會論壇」講記

■ 昭慧法師演講／陳悅萱記錄、整理



於香港樹仁大學「現代佛教與華人社會論壇」，發表人（101.4.3，右起六位教授：龔雋、劉宇光、李玉珍、釋昭慧、趙文宗、王晉光，及左起二位來賓：葉蔭聰博士、鍾國昌律師）合影。

■時 間：2012年4月4日

■地 點：香港樹仁大學

■主辦單位：香港樹仁大學、香港正念佛學會

演講內容

今 天羅國輝神父要告訴大家在香港發生的故事，而我則要把自己所見證的故事拿來與大家分享，雖然台灣與香港所擁有的故事記憶不同，但是不同的故事中卻有共通的抽象法則，這就是我要帶給大家的內容。

個人跨越藍綠的特殊經歷

我的人生經歷，讓我很幸運地跨越了藍綠兩個族群的心理藩籬。父親在家鄉廣東梅縣是忠貞的國民黨員，共產黨來了之後，大伯父因「富農」成份而慘遭鬥爭，上吊自殺。父親好不容易逃到緬甸安定下來，到了一九六〇年代，又遇上緬甸的排華運動，華人被迫只能選擇兩條路，一條路是放棄自己族群的語言文化，完全歸化成為緬甸族群，所以現在緬

甸仍有許多業已無法操持華語的華裔緬甸人；另一條路就是回歸祖國，但不准攜帶任何財物。爲了能傳持中華文化而免於遭受族群迫害，父母選擇了後者——散盡家財回歸「自由祖國」的台灣。雖然以現在來看，當時的「自由祖國」似乎名不符實，不過相對於中國大陸，台灣一直到今天都是比較自由的。

回到台灣後，受到蔣先生與政府照顧，從小到大在學校課本裡所學的歷史課程，也都在深化對帝國主義以及萬惡共匪的仇恨，自己喜愛閱讀的，自然就是如胡秋原、余光中這些右派作家的詩詞文章。在這樣的氛圍下成長，是聽不到台灣社會裡的其他聲音的，因此在所謂的藍綠光譜裡，我不僅是藍，還應該是標準的深藍。

但身為佛弟子，我在因緣際會下從事了一系列的運動，特別是針對社會歧視佛教女性與僧尼的護教運動，這讓我從一個原本在山中讀書寫作的學問僧，忽然之間成了台灣社會的公眾人物。但建立在現有社會秩序之上的既得利益體系，對任何試圖改變現有秩序的人，都充滿著恐懼與仇恨，爲了維護既得利益，於是便撲天蓋地的打壓並醜化我，使得我成爲一個揹著各種罵名的公眾人物。

在這樣的情形下，一些我不認識的所謂「黨外人士」開始默默注意我，並且在媒體上發出正義之聲，因此我對他們常常抱著一種惺惺相惜以及感恩的心



昭慧法師於香港樹仁大學「現代佛教與華人社會論壇」講「宗教與族群關係」。(10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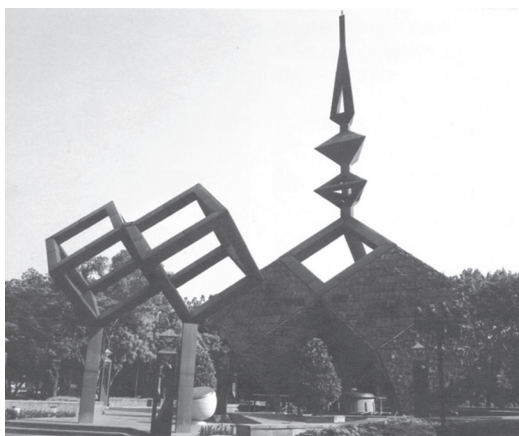
情。其中一位很有名的專欄作家老包，常常在《自由時報》專欄「雅痞日記」上，極盡所能地稱讚我，事件結束後還特別邀請我共餐。透過他，我竟然認識了一些「獨派」的領袖，有的當時仍然在監，有的則已出獄，如林義雄先生、施明德先生等人。於是我突然就被推到另外一個完全陌生的族群裡去了。我們的聲音在既得利益的深藍族群中，完全得不到回應，使原本深藍血統的我，反而與深藍變得咫尺天涯，但與我完全陌生的另一族群卻願意接納我，彼此相濡以沫。從跟他們的接觸中，我才了解到：被掩蓋了的族群問題，在台灣有多麼嚴重，以及其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台灣族群問題的形成背景

台灣族群問題的根源來自二二八事件，1947年2月27日下午發生的一件緝菸事件，演變到隔（28）日一發不可

收拾，台灣的菁英們因此組成了一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省主席陳儀表面上答應，私下卻向蔣先生調兵遣將。當時國民黨在中國已經腹背受敵，蔣先生聽了陳儀的一方之詞，非常震怒，於是派出了精銳部隊，3月8日登陸，從基隆港一路殺到台北，展開了全面的肅清運動，直到5月15日魏道明改組省政府，5月16日宣布全省戒嚴，事件才告一段落，雖然只有短短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但是所造成的傷痕之深，至今仍是不可觸摸之痛。

根據官方統計，事件中死亡人數約1800~2800，但民間估計死亡人數應遠大於此，而且死亡者包括了台灣學界、醫界、法律界以及行政部門大多數的菁英份子。大規模的殘忍殺戮，所激起的憤怒與怨恨，自此就一直隱藏在台灣人的心中。隨著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節節



事隔四十多年後，政府終於願意面對這場悲劇的真相，受難者的冤屈獲得應有的平反，各地二二八紀念館、紀念碑紛紛樹立，讓壓抑的遺忘得到健康的記憶，受難者家屬也獲得精神與物質上最起碼的撫慰，（二二八紀念碑選在二二八和平公園內是有其時空意義的。網路照片）

敗退，蔣先生對於異議份子更加失去了耐性，不但在二二八事件中，對本省籍菁英份子作了大規模的殺戮與迫害，到了民國50、60年代，更針對外省人展開了殘酷的「白色恐怖」，只要被懷疑是親共分子，立刻就遭到逮捕下獄、刑求虐待甚至槍決的命運。隨著國民黨政權在台灣漸漸穩定，又經過民主運動人士的努力，蔣先生的接班人蔣經國總統終於在晚年承諾政權的民主化，並提拔了台籍政要李登輝做為接棒人，二二八事件經過平反、賠償後，似乎已告一段落了。

但事實的發展卻並非如此，在蔣經國先生的晚年，台灣發生了「美麗島事件」，包括林義雄先生、施明德先生等許多人被關入牢中，幸虧國際人權組織奔走救援，才沒有被判處死刑。所以無論是外省人或是本省人，台灣都有一群檯面上看不出來的，對蔣先生所代表的國民黨非常痛恨的人，這些人有的本身就是受害者，或是親見耳聞親人悲慘遭遇的受害者家屬。口耳相傳下來，這樣的仇恨世代代理藏在受害者遺族的心中。還有「美麗島事件」領導人林義雄先生的家人，在他入獄期間遭到屠殺，母親及一對雙胞胎女兒不幸喪生，大女兒倖存但身受重傷，唯有夫人剛巧不在家而逃過一劫。即使大女兒曾在亂刀刺身的當下，親眼看見兇手的樣貌，但政府至今仍宣稱沒有發現兇手，使得林家慘案成為懸案，這些點點滴滴累積在台

灣人民心中，成為甚深的創痛。

仇恨與傷痛讓民眾用很簡單的二分法，認為一切的錯誤與痛苦都是國民黨所造成的，他們為了推行民主改革，慢慢結集出反對的力量，這股勢力在「美麗島事件」前稱為「黨外」。雖然「美麗島事件」的領導人物都銬入獄，但凝聚出來的反抗能量非常強大。這股強大的力量，終於迫使國民黨於1987年宣布解除戒嚴。民主人士並且在解嚴前一年的1986年，成立了以取代國民黨執政為目標的「民主進步黨」。

我們可以用同理心來理解，政黨輪替，可以讓頑強的利益結構鬆動，這是台灣邁入民主社會的最佳選項。但是情勢醞釀到後來，就變得非常複雜，從台灣內部的族群意識，演變成爲統獨意識。雖然國民黨所認同的中國，與共產黨所認知的中國，其全名與內涵並不一樣，不過基本上兩黨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是民進黨支持者，由於遭受過國民黨政權的殘害，加上對於共產黨的極度疑懼，因此不但無法認同中國，反而產生了「堅壁清野」的強烈獨立意識，這使得社會對立的背後，除了族群問題、民主問題，還涉及到了國家認同問題。

「緣起正觀」打破族群「一合相」

或許剛開始，仇恨只是針對某一小部分外省族群，但眾生本就習於從佛法所謂的「一合相」來認識境相，一旦把

對方族群的全體，當成沒有差別相的X或Y時，就很容易將對一少部分人的仇恨，擴大成爲對整體族群的仇恨。要打破這個「一合相」，只有用緣起正觀！

「緣起正觀」是佛教術語，實際的思維與做法，並不專屬於佛教，那就是不把對方的整個族群視作「一合相」，理解他們是不同背景與信念的人群組合。此外還要用「自通之法」（推己及人之心）。因為，見面三分情，彼此愈善意地接近並相互瞭解，就愈會發現，其實對方也只不過是一些活生生的人，跟我們一樣有悲歡離合的生命故事，這樣才有可能打破族群的偏見，融入到彼此的生命情境之中。

在這樣的時代洪流裡，我個人只是一顆小泡沫，但幸運的是因緣際會，我竟然從深藍意識的族群中，不斷地被推向綠營，於是看得到他們的痛苦，也看得到一些民眾難免依一合相的錯覺，而對所有外省族群產生移情式的痛恨。但這種移情式的族群仇恨，卻讓外省族群非常不滿，他們覺得：「這些關我何事呢？總不能因為蔣先生、彭孟緝等人的所作所爲，就要我們背負原罪啊！」因此在台灣社會，形成了深綠、深藍兩個極端的勢力板塊。其實最初我也有這種「於己何干」的想法，所以很難接受有些人一看到外省人在場，就顯得歇斯底里的現象。但佛法所提示的自通之法，讓我能沉澱下來慢慢思考，以同理心看

待這種移情作用。我試問自己：如果我是一個受害者，這件事讓我的身心摧殘，家庭破碎，奪去我們全家人的幸福，造成我終生難以遺忘的痛苦，我會那麼平靜大方嗎？我能這麼輕易隨隨便便地原諒對方嗎？

所以我很願意以一個外省人的身分，表達我的善意，在感情上與他們站在一起，聆聽他們的痛苦、疼惜他們的悲慘歲月、為他們感到不平，讓他們能在「一合相」裡發現不同分子，因而能解構對「整體外省人」的恐懼及厭惡，不再把「外省人」當成一個牢不可破的「一合相」，進而減低對外省人的仇恨。除了我之外，還有廖中山先生，以及為了台灣民主自由運動而自焚獻身的鄭南榕先生，他們也都是用這種方式，努力化解那些對外省族群的仇恨。雖然我因為這樣而被認為是綠營或民進黨，但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外省人願意與他們站在一起，共同超越那深不見底的哀傷情緒。

此外，我也認識了一些外省長輩或朋友，他們是白色恐怖的倖存者，從他們的親身經歷中，我又聽到了外省人所承受到的恐怖迫害。他們之中有些人根本不是共產黨或異議份子，只不過是別人被刑求時痛不可忍而胡亂點名，他們就在誣陷下鋃鐺入獄，長年受盡刑囚、飢餓、流放之苦，有的甚至莫名其妙被抓去槍斃。

但無論是本省或外省的受害者，其中仍然有人格崇高偉大的人，如獨派的林義雄先生、施明德先生、外省的張則周教授，他們曾經長期面對幽囚、酷刑乃至死亡威脅。林義雄先生的家庭破碎；施明德先生的婚姻瓦解，半生困在囚牢之中，幾度絕食明志；張則周教授青年時代就讀台大化學系，忽然在期末考前夕被抓走，自此以後莫名其妙渡過了十多年鐵窗與流放的幽囚歲月。面對著人生變調而身心摧碎的痛苦記憶，或是家破人亡的不共戴天之仇，他們都不約而同地選擇寬恕，不讓自己永遠陷在憂鬱與憤怒的泥淖之中，並且傾全力以



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起因於發生在台北市的一件私煙查緝血案而引爆衝突，觸發2月28日發生台北市民的請願、示威、罷工、罷市。圖為聚集在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門口的群眾。（36.2.28 網路照片）

生命餘年，努力讓台灣永遠不再發生這樣的悲劇。我從他們的生命經驗中，看到了非常可敬的光輝人格。

特別是林義雄先生，對於母親與兩個幼女因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死，心中非常悲痛，在獄中以《大般若經》、《華

嚴經》度過漫漫長日。現在他把《華嚴經》中的一段經文：「我應如日普照一切，不求恩報，眾生有惡悉能容受，終不以此而捨誓願，不以一眾生惡故，捨一切眾生。」¹，請人題字而張掛在基金會辦公室的牆面上，用來勉勵自己。事實上他們全家除了母親是佛弟子外，他的太太、女兒、女婿都是長老教會的基督徒，女婿還是美籍牧師，他在情感上是一個基督徒，但是在心靈深處，始終藏存著佛法。

我跟這些人是好朋友，也打自內心敬愛他們，因此各位可以想像我的心情，這與政治上的認同無關，政治認同與族群傷痕是兩件事情，任何人說我是綠營或藍營的都不重要，畢竟比起他們的家破人亡，我的政治認同真的是太小的一件事了。

從佛法看待「轉型正義」

很多人認為：二二八事件已經過了那麼多年，為什麼每年還要這樣紀念，挑動族群的神經？政治人物的炒作，不僅讓外省族群非常痛恨，甚至有些本省族群也看不過去，最明顯的就是：每逢總統大選就紀念得撲天蓋地、轟轟烈烈，血腥的個案一個又一個被報導在媒體上，雖然令受難者及家屬心中的傷痕再度被挑起來，但確實也能凝聚一些本

省族群「一定要推翻國民黨」的共識。然而對於中間政黨屬性或是第二代、第三代的青年，他們往往反倒會認為：「這關我什麼事？我為什麼要一直活在前人的陰影中？」所以政治操作的效果是兩極化的，而從選舉利益來看問題，這樣一再強調傷痛記憶的模式，也未必能獲得大多數選票。

做為外省族群成員之一，我對這類操作當然也「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但是我覺得，這麼做也有其相對意義。台灣人民常講：「可以原諒，但是不能忘記！」然而因為「不能忘記」，於是記憶就被迫像電影的倒帶，清清楚楚的在腦海裡，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覆播放。當事人好不容易結痂的傷口，也就一遍遍地被撕裂，由此帶來的痛楚，其實只會讓「原諒」變得更難。

但正因為這個仇恨是如此的不易忘記，才能讓掌權者知道：屠殺無辜民衆與迫害異議人士，所付出的代價是如此之高，也因此，在想要憑仗權勢來作類似動作前，他們就會三思，並且較有懸崖勒馬的自制力。否則輕輕鬆鬆就讓傷痕歷史成為過去，那麼這些慘案必將會一再發生的。這也就是為什麼二次大戰後，一定要對日本軍閥與納粹餘孽，作出國際審判的原因。

因此不管當事人與民衆在一再復習幽暗歷史紀錄時，能不能真的做到「原諒」二字，但歷史的慘劇不能忘記，也

1. 《華嚴經》卷二十三，十迴向品第二十五，大藏經第十冊，頁126。

不能容許它再度發生。當「不能忘記」的聲音大到無法忽視時，政黨也必須要學習如何理性地面對這些聲浪，而不是像小貓小狗，碰到危機就本能地先把敵人撲打下來。人性的提昇不是本能，是要經過學習的。國民黨政權因此逐漸學習到，不能再採取鎮壓的做法，要讓仇恨有個正常的「疏洪道」。所以持續紀念二二八或白色恐怖受難人，依然有其重要的社會意義。至於政治人物是否要選擇用這種方式來炒作選情？台灣的選舉經驗已經證明：這樣不一定就能勝選。不過這樣的紀念會一再舉行，倒是能提醒馬英九政權，不要驕傲地以統治者自居。謙卑是馬英九必須學習的功課。而民進黨則必須學習，如果總在別人的傷口上灑鹽，把二二八當作可以無限制刷卡的提款機，那麼總有一天也會刷爆的。

在一次一次的運動中，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當事人或遺族，終於獲得了國家的平反與賠償，但無論換得了多少數額的賠償，都遠不足以彌補他們悲慘的人生歲月，以及失去的青春歡樂。

台灣社會談轉型正義時，總是不忘提醒：必須待到為惡的人都得到了懲罰，真相必須大白，才談得上「原諒」二字。如果連林義雄的母親、孩子是怎麼死的，二二八的元凶是誰都不知道？要如何原諒？要如何消解心頭之恨？但如果不忘，仇恨就像一個膿庖，永遠蓄在皮下隱隱作痛，國民黨政權也曾

試圖讓整個社會完全地遺忘這些往事，但是從二二八一直到今天，六十多年過去了，那麼長的歲月流逝，並沒有讓台灣社會真正遺忘，反倒是一再被揭開的歷史傷口，從隱隱作痛的膿庖變成了爛瘡，還被一些政治人物運用「一合相」的錯覺，刻意轉化成族群問題。

台灣族群問題的唯一出路，就是先用「揭開真相」的方式把膿庖刺破，再用超越的方式讓爛瘡痊癒，把膿水刺出來讓爛瘡慢慢結痂；但結痂的過程中，傷口不宜再受到傷害。而這樣的自覺，也只有傷痛者本身先行自覺，別人無從置喙。當傷痛者本身終於發現：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撕裂傷口，那時才是他自己可以超越的時候。台灣外省籍的廖中山教授，因他的妻子是二二八遺族，而領受到二二八事件的深重傷害，積極地加入了台灣民主運動的行列。他曾說：「甲傷害了乙，如果甲本人竟然要求乙必須原諒，那麼甲是無恥，如果乙主動原諒，那是偉大、神聖，但是如果丙認為乙應該原諒，那就是無聊。」這段話非常傳神，所以我們這些路人丙，即使旁觀者清，其實都不宜置喙。

以佛法對心靈運轉的觀照，我體會到：「原諒」是當事人的權利，但不能來自於兇手。倘若一定要兇手願意懺悔才肯原諒，那麼原諒或不原諒，豈不就受制於那個兇手了呢？何況背負著仇恨的心如針刺，如火燃，讓人永遠不會快

樂，人應該要讓自己快樂。做為受難者當事人與家屬，更要記得：原諒與寬恕是我們自己的權利，不能受制於統治者的施恩、懲罰，或當事人的悔罪。所以每年不斷的二二八紀念會，我心疼的是那些受害家屬，他們的傷痛，每年都被迫揭開，將痛苦倒帶複習一遍，這真是一場心靈噩夢！

佛法給我們的另一個提醒就是「自通之法」，這也是普世的道德黃金律。用同情共感的心，體貼並且融入他人的歷史情感，因為每個人都有他的生命史滑過的歷程，譬如一個外省老兵聽到「萬里長城萬里長……」就掉眼淚，而本省的歐基桑，聽到「黃昏的故鄉」也會掉眼淚，這些歷史情感是無法轉換的，只有互相的尊重與疼惜，千萬不要用諸如「蝗蟲」、「豬」，或是「漢奸」、「台奸」、「中國豬」、「台灣奴」之類的語言，加深並刺激仇恨的力量。仇恨的語言發射出去，永遠是會再反撲回來的，一定要非常的謹慎。

強者讓行、以慈止瞋的看法

對於二二八家屬容或有些過激之言，大家比較能以同理心來包容接納，但倘若不是受害家屬的政治人物，以民粹方式，用過激之言來煽動民情，容易引火自焚。2006年，台灣的紅衫軍鬧得轟轟烈烈，表面上看起來，是因為陳水扁總統貪污腐敗，但是坦白說，阿扁

還不是歷來總統中最貪腐的，蔣宋權貴國庫通黨庫，黨庫通內庫，在台灣人的印象裡，會好到哪裡去呢？李登輝總統任內，金權政治的問題更是愈趨嚴重，可是為什麼唯獨阿扁會被關在牢裡這麼多年？說穿了，就是「阿扁的嘴巴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看到甚麼人就說甚麼話，愈到選情緊繃的時候，爲了催出選票，語言就愈是煽動。

事實上阿扁並沒有利用他的權勢，迫害到哪一個異議人士，而且也有很多外省人士在扁政府任內爲官，可見他並非不注意族群融和，只是愈到那種場合，愈要講出那些激昂起群眾熱情的話語，這讓鐵板深藍人士，恨不得置他於死地。所以雖然表象上，紅衫軍運動是由民主運動的前輩施明德先生發起的，但其實上街頭的大部分都還是藍營民衆。

現在台灣拋出「阿扁要不要特赦？」的問題，大家問我：「阿扁應不應該被特赦？」我認爲：如果把阿扁坐牢這件事，探到族群對立的深層，那麼他當然應該可以被特赦。擁有政權的人必須要照顧弱勢族群的感情，這是政權的天職。站在國家領袖的高度，勝選者不能認爲：「反正我擁有政權，我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反正我再怎麼做，這些反對陣營的民衆，也不會把選票投給我。」

政治人物重視的是在藍綠板塊中獲得相對多數的支持。到底在選舉中要抓

住哪些族群的選票？這些都得經過精算。倘若一些令一部分群眾聽了快要抓狂的話語，可以得到另一部分為數更多的群眾選票，那就表示真的有那麼一大群人，是有這種共鳴的。

沒有一個政治領袖上台之後，存心要撕裂族群，他們當然希望能夠讓族群共融，社會和諧。阿扁總統亦然，他就位之初，未嘗不想走所謂的「新中間路線」，但是中共不相信他，深藍民衆不甘願將政權交給他，當然不允許他往中間靠攏；深綠民衆又感到被他背叛，因此紛紛寄情於李前總統所率領的台聯。因此阿扁原想面面顧到，反倒進退失據，裡外不是人。既然拿不到中間選票，他爲了穩住政權，只得回過頭來與李前總統搶深綠選票。因此每逢選舉，他總是要做些讓綠營民衆叫快叫好的動作，說些讓藍營民衆憤怒抓狂的話語。因此這是一波又一波政治精算與政治鬥爭的結果。與其說他存心撕裂族群，毋寧說他是投機的成分多了一些，但將在位期間的阿扁總統，定義爲深綠基本教義派，則絕非事實。但阿扁受到手銬羞辱與牢獄之災，卻讓深綠民衆深感憤怒與不平。他被塑造成了爲台獨理念而犧牲的烈士。

在這類族群對立的問題上，強者一定要先讓行。因爲弱勢族群較無安全感，面對強勢力量，容易產生強大的內聚力與排斥性。強者讓行，能夠讓這種

防衛心理與對立行動趨緩。即便是族群和解，也一定要由強者先伸出友誼之手；因爲弱者當然很怕對方掛張「和解」的假面具，以遂「蠶食」或「鯨吞」之實。

當民進黨在野時，常有些激進民衆破壞各處樹立的蔣先生銅像，或是對銅像潑漆，因爲這些民衆，累積了許多親見或耳聞歷史慘案的憤怒而無從宣洩。這樣的行爲或許還能讓人同情理解，或是勉強忍受。但是一旦民進黨擁有了政權，竟然還爲了滿足己方陣營的族群情緒，而玩類似遊戲，那就讓藍營民衆深覺痛恨而無法原諒。因爲這時民進黨擁有政權而轉成強者，國民黨反倒已經在野而轉成弱勢。雖然在某些人心目中，蔣先生是十惡不赦的二二八事件推手（有的甚至直指其爲「元凶」），但是在另一弱勢族群的心目中，他卻是偉大崇高的國家舵手、民族英雄。

這時，強者就必須尊重弱勢的感情，執政者必須照顧他方陣營民衆的感情。他倘若不這麼做，一旦政權易手，憤怒的對立民衆，不會放過任何可以羞辱與報復他的機會，新執政者同樣會媚俗或屈服於他的選民，對已下台的執政者施以重手。這就是族群噩夢的輪迴——兩造都信誓旦旦地說那是「轉型正義」或「司法正義」，但兩造捲起來的仇恨與怨憎，似乎越來越遠離了正義。

現在已是國民黨執政，依於「強者



昭慧法師發表論文〈當代台灣佛教社會關懷之範型與爭議〉，左為主持人趙文宗教授。（101.4.3）

讓行」原則，如果馬英九總統介意他的歷史定位，就必須記取阿扁總統的教訓。像高舉「司法正義」的大纛，卻罔顧司法的正常程序而便宜行事，甚至在阿扁總統根本不可能逃離的押送場合，將他銬上手銬，對他的保外就醫用推拖拉訣，這些持續羞辱與刁難，都會讓綠營民衆點滴在心頭。兩造倘若都運用既有權柄，來羞辱對方族群的領袖，那麼族群對立的膿瘡將永遠深植在台灣的土地上，族群間是永遠解不開心結的。

人是「有情」，以情感為本，理性往往只是受到情感支配的奴隸。因此一個人只要情感歸屬於一個陣營，其理性往往就跟著入主出奴，想方設法挑對方的問題，並合理化己方觀點。因此在台灣，人們一旦向各自陣營歸隊，接下來就形成啦啦隊，名嘴與學者專家各自滔滔論述己方觀點、行動或政策的正確，並以凌厲攻勢指出對方觀點、行動或政

策的謬誤。而民衆則選取與己方陣營有所共鳴的視聽媒體，鎮日接受一面之詞的洗腦。

一旦認定了某人應屬己方陣營，倘若某人竟然發出異議，那往往會被視同「背叛」。人們對「背叛者」的唾罵與懲罰毫不手軟，無論這位「背叛者」在民主路上曾有多少豐功偉業。也因此，關押、刑求異議人士的警備總部雖已消失，但人們一旦想講出些讓己方陣營民衆深感逆耳的良知之聲，心裡還是有一座無形的警總而忐忑不安。為了避免被視同「背叛」，乾脆還是將自己放在啦啦隊裡相互取暖，鮮少人敢「千山獨行」。因此台灣社會往往充斥著「有立場而沒是非」的滔滔雄辯。

以上大都從「族群情感」著眼來談族群問題。至於政治上的意識形態，我們倘若透過緣起正觀，理性看待與分析它們，就會發現：任何一種意識形態推到極致，一定會有重大盲點。從緣起正理以觀，因緣條件的變化十分複雜，從來沒有任何一種意識形態，可以無視於時空背景、因緣條件的差異，硬生生推到差異性高的個體或族群身上而暢行無阻。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如此，台灣當夯的統獨主張亦復如是。因此倘若沒有照顧到個別差異或族群差異，無法傾聽來自這些差異所產生的異議，試圖以權柄來將某種主義貫徹全國，乃至通行世界，那將是非常愚昧而危險的行為。

■回應內容

問：台灣宗教在族群傷痕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

有關於台灣宗教在族群傷痕中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可分成三個區塊來觀察：民間信仰、基督宗教與佛教。

民間信仰

民間信仰自先民來台便持續發展，並且有著依附政權的強烈性格。只要執政者來廟壇燒香拜拜，參加盛會，廟方就會覺得很有面子。台灣有一位牧師學者便這麼認為：民間信仰的神仙世界，全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央集權制度的縮影，按照封建社會帝王將相的官僚體系來定序其尊卑高下。這樣容易助長政權而漂離民主。至於在族群傷痕的過程中，民間信仰的宮廟組織，似還不曾產生關鍵性的阻力或推力。

基督宗教

基督宗教則可分成情況迥異的天主教、基督教國語教會與台語教會。天主教在台灣扮演的角色與香港不同，不比香港的陳日君主教，經常在公領域中強力發出正義之聲，因此而與政府不公義的體制抗衡，形成一股民間的正義力量。天主教原本在十七世紀荷蘭人據台時代，業已傳入台灣，但二次戰後卻發生了信仰人口的重大變化。戰後台灣的天主教教徒，一大部分是與國府一同撤退來台的神職、官員與民衆，因此在天主教

信仰族群中，無論是神父或教友，政治屬性大都偏向國民黨，于斌樞機主教與蔣先生甚至是很要好的朋友，接續幾任總主教也都是外省人，但現任洪山川總主教，則是一位很有普世視野又深具本土意識的澎湖人。

在這樣的信仰人口結構下，天主教的政治立場，給台灣民主人士的印象是「較為保守」。但這不是指什麼天主教無所作爲，事實上在台灣，最爲關懷弱勢團體，爲弱勢默默奉獻最多的，正是天主教的神父、修士與修女。所謂的「保守」，是指政治立場而言。教會對任何在地的社會運動，大都採取謹慎的態度。例如日本三一海嘯事件發生後，福島核幅射外洩，全球產生大恐慌，社運團體認爲宗教理所當然會支持反核運動，但當他們接洽天主教相關人士時，對方便以「梵蒂岡對反核尚未表



台灣公義行動教會，於2010年2月28日下午四時，在228和平紀念公園內228紀念館前廣場，舉行開設教會成立與228追思禮拜，活動中進行一個將一張網住十字架的破網掀起的儀式，意義是希望用公義、和平、愛心將這張破網掀起，讓台灣能永遠遠離苦難。（網路照片）

達明確立場」為由，而婉拒參與。此中洪總主教卻是異數，他曾積極支持我們的反賭博合法化運動，要求神父與修女參與我們的反賭大遊行，並懇邀其他基督教會參與此一運動。

基督教就非常明顯地裂解成國語教會與台語教會。國語教會的教徒，大都是外省權貴及民衆。此外，當年國府撤退來台，很多外省軍眷住在眷村，他們離鄉背景而孤苦無依，靠微薄薪資過活，生活得十分辛苦，很需要信仰的依託，在美援物資由教會代為發放的優勢下，大量的眷村民衆（以及一般貧民）接受了基督教或天主教信仰。這在基督教，就是「國語教會」的信仰族群。

基督教長老教會則是本土意識很高的教派。它的歷史根源，南部可以上溯至1865年英國長老教會差派宣教師馬雅各醫生來台，北部則溯源自1872年加拿大長老教會差派宣教師馬偕博士來台。因此信徒以本省民衆居多。二二八事件時，教會尚未扮演主要角色，但培養傳道人的台灣神學院、台南神學院都重視在地化的教育，並且逐漸培養出一批傑出的在地神學家，如黃彰輝的處境化神學、宋泉盛的故事神學、第三眼神學等，所以當前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是有理論、有實踐而教會制度民主化的信仰系統，從發表「國是宣言」後，便確立了他們本土、獨派的屬性。

因此關於統獨議題，基督教會從內

部就分為兩個陣營，信徒各自尋求其政治屬性相同的教會，而天主教則在梵蒂岡體系下並未裂解，但以外人的角度來看，還是比較傾向泛藍的政治屬性。

佛教

佛教扮演的角色就比較尷尬了。國民政府退守台灣，跟進了許多的外省法師。他們並沒有受到族群情結的傷害，甚至還獲得本地信衆的積極護持。佛光山領導人星雲大師就是範例，早期佛光山的股肱之臣，幾乎都是宜蘭當地追隨他學佛、出家的徒衆。因此族群傷痕之於佛教內部，並不明顯。但是台灣佛教畢竟還是有本土自成的法脈系統，以及一部分接受日本法脈的寺院、僧侶，中國佛教會來台後，曾要求台灣僧侶受戒，那是著眼於培養戒行清淨的僧尼，但那時教會組織全由外省法師掌控，使得部分本省僧侶（特別是來自日本法脈的僧侶）感覺受到壓制，不過由於本省法師與外省大和尚，彼此依法脈或師徒關係而相互連結，這類情結逐漸沖淡，信徒之間也比較沒有族群情結的張力。

佛法的緣起見地及中道智慧，對佛弟子多少是有影響力的。佛弟子從緣起法則中，體會到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無限上綱都是神話，以這樣的角度，統獨便不再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議題，這讓彼此即使有不同的政治立場，但也有了相互對話與同情了解的空間，因此族群問題在佛教內部比較不嚴重。

雖然在公領域中不見有浩浩蕩蕩參加集會遊行的佛教團體，為二二八或白色恐怖而療傷止痛的宗教場合，佛教也只是聊備一格，但是佛法的底蘊，使得統獨或族群對抗的張力較小，因此佔台灣信仰民衆最大人口比例的佛教徒，自然能在台灣社會形成一股相對穩定的力量。

雖然佛法的底蘊在信徒間產生了良好的效應，提供社會穩定的力量，但佛教當然不免遭到國民黨執政時代所謂「黨外人士」的嚴詞批判。他們認為，佛教對政權的依附性太高。對於公領域的爭議，佛教的法師們大都噤聲而不予置喙，有的甚至跟著國民黨搖旗吶喊。此外，掌握佛教領導位置的部分法師更是做了不良示範，在國民黨的要求下，為特定候選人輔選，動員信徒投票，這些都是佛教最被非議的地方。

早期國民黨滲透到教會系統，教會領袖大都兼為國民黨員，因此這樣動員投票的作法被視為理所當然，但當民主運動逐漸強大時，回顧這段歷史，佛教面對政權，確實有強烈的附庸性格，主體意識不夠。這或許是因為東方宗教在政治掛帥的思想洗禮下，教會組織一向就相當地依附政權，不比西方宗教，有著從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立而相互抗衡的背景。直到近數十年民主浪潮澎湃洶湧，佛教才開始調適新形勢。只是原先的政黨人脈已然形成，重人脈而又念舊的情感因素，使得佛教的法師們大都傾

向藍營，同情民進黨或認同本土論述的，相對而言就比較少。

問：可否以自身經驗，對香港運動論述者作出建議？1997年之前，面對大陸文化的影響，一些學者開始重視香港文化的研究，企圖尋找本地文化的定位，並且也得到了一些成果，但是香港最近族群衝突事件發生之後，之前的成果立刻被有心人士接收甚至扭曲，不是用來對抗大陸主權意識形態，反而是用來對抗大陸的群眾，讓研究香港文化的學者，面臨不知如何繼續的困境。

所有運動都有其調性與軌跡，以我多年從事社會運動的經驗，台灣的情況也一樣。當年那些為民主運動流血、流淚的先驅，到後來除了領些國家賠償金，在政壇上大都一無所有，反倒是許多後起新秀，依「世代交替」的正當性，而進場收割了前人耕耘的成果，台語叫做「割稻仔尾」。

若就「成果被別人收割」來說，作為一個佛弟子，可以用超越的胸懷來看待它，不必心存怨恨不甘。這也是我從事社會運動多年以來，仍然十分快樂的原因。當我們推一個運動時，只要全心全意在運動本身的過程與成果，不須介意是誰在成果中得到了名聲或利益，這豈不正是「無我」的修行！

例如：1994年在台北發生驚動全國的觀音像事件，在與某些基督徒對峙抗爭的嚴峻形勢下，我們不但發動抗爭，

並且就地絕食靜坐。觀音像終於被保留在大安森林公園，我非常感謝星雲大師的大力聲援。雖然事後很多人批評佛光山接收了成果，但我不但欣然接受，而且萬分感恩大師。因為我的目的就僅祇是要留住觀音，作為「不容異己者必敗」的歷史見證，提醒他們永遠要學習「容忍異教」的功課，至於是誰接收了這次事件的成果，或是我在歷史上會不會留下名聲等等，那都不是甚麼重要的事情。更何況，倘若沒有星雲大師在關鍵時刻，以佛光會龐大群眾基礎的資源，對我們出手援助，我不認為事件會如此圓滿落幕。



「現代佛教與華人社會」論壇現場一隅。（101.4.4，左起：昭慧法師、李玉珍、龔雋、趙文宗、劉宇光教授）

比較離譜的是在2009年，反賭博合法化團體打了漂亮的一戰，成功地阻止CACINO登陸澎湖，過程中台灣本島與離島反賭人士相濡以沫，並無心結。反倒是一些年輕人，起步時根本不見人影，到了反賭社運團體發動一波一波的文宣與組織戰，把議題拉高到全國甚至國際層次，從島內打到島外，把社運戰打得像選戰一樣讓群情高亢的時候，這

些青年人忽然冒出來，擺出「澎湖人的事情不應該由外人來插手」的身段，讓許多社運朋友非常憤怒。

於是我便與這些社運朋友互勉：「沒有關係！這是他們心裡的垃圾，不要把這些垃圾帶回來薰死自己。」這時候，社運朋友格外需要運用佛法智慧來保護心田。從事運動而沒有為自己圖利的私心，這時社會運動正是修行。我們不必去管他人是否恩將仇報或藉機圖利，這是他們的事，如果他們習慣這麼做，夜路走多了也會遇到鬼，總有一天會遇到不甘願被「割稻仔尾」而反撲的人，那時他們就不會好過了。所以，這是他們而不是我們要修的功課，不必為這種事難過。所以對任何人來割稻仔尾，我一向都很能釋懷而自得其樂。

但是被「扭曲」的問題就嚴重得多，因為這就不只是個人修行範圍內的事了。運動原本是在對抗一些意識形態、一些錯誤觀念或者一些錯誤的制度、法規，但是當政治人物要收割這些社運成果的時候，往往會將其化約為族群符號，因為意識形態像空氣一樣地抽象，只有族群的板塊才是明確而具體的；唯有結合意識形態與族群情結，才能明確估量出選票數量與政治版圖。這就是政治人物的手段，在台灣也是如此。

要如何面對這種形勢呢？「拆穿真相」是我們的責任！論述的權利並非只掌握在對方手裡，我們也可以作出論

述，讓大眾回到運動的原點，看清楚這不是族群問題，而純粹只是針對某些觀念或意識形態的社會運動。投入運動的人當然非常清楚自己的論述，但是群眾卻不見得如此熟悉，所以輕易就被化約的內容，所導引、產生的族群情緒，會讓社會運動變質，它就不再是一種又一種的運動，而變成是一場又一場聲嘶力竭、動員族群的選戰了。

毋庸諱言的，政治人物永遠在其中找尋他們的戰利品。但倘若我們因為這樣就縮回到個人修行的領域，那就未免是把黃金當桌角，實在是太可惜了！宗教無私的胸懷，同樣是可以運用在公領域的，至於如何運用，當然要視個案而定。適合扮演甚麼樣的角色？發出甚麼樣的聲音？面對的是甚麼樣的情境？這些都必須靠中道智慧來研判。中道智慧只有一個要領，就是研判時的動機必須是無私的，沒有想到：「我」在其中可以得到甚麼利益，「我」的利益停損點在哪裡？純粹只是考慮：我應該扮演甚麼樣的角色，會對整體情勢更好？

因此各位都是原本就奮鬥了那麼多年的人，不應該在這時停下腳步，反而要更努力地在各種場合，表述你們的聲音，因為這時候的表述非常重要。也許不一定能贏得多少議會的席次，但至少可以化解許多莫名的敵意。而且重要的是，這時候包括被激怒的族群，大家都在豎耳聆聽，誰提供甚麼樣的論述，

就顯得格外重要了。最起碼香港的媒體還是相當自由開放的，大家應該勇敢地把想法表述出來，譴責煽動族群情緒的人，這樣的善意，有助於釋放對方族群的怒氣，也有助於讓己方族群的頭腦清醒過來。至於影響力有多大，就要看我們的整體能量已大到甚麼程度，或社運領導人、論述者的社會公信力已達到甚麼程度，但是無論如何，作了該有的奮鬥，才不會留下遺憾。

我們總不能又縮回原點，將自己鎖在私領域，對公領域的公共事務不加聞問。佛法的修行，若只能在一個「三角錐體」裡，那就太可惜了！甚麼叫「三角錐體」？盤坐起來，不就像是一個「三角錐體」嗎？「三角錐體」裡鍛練出來的功夫是基本功，必須要拿出來用在人群當中，利益社會民眾，否則永遠縮在「三角錐體」裡，自我感覺良好，這是非常可惜的。

當然，我們永遠謹守非暴力主義，不搞流血革命。但是不要忘記，翁山蘇姬的非武力抗爭，最後還是贏得了軍政府的讓步與大量民眾的支持，這是一個以佛法軟化掌權者暴戾之心的典範。雖然緬甸民主的後續發展，還有待觀察，但是這個階段性的勝利，同樣是一個歷史見證，所以要溫和地、持續地發出良知的聲音，雖然在民粹主義盛行的時代，或許這種聲音是微弱的，但至少我們不能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輕易缺席。

問：請將兩岸處理歷史傷痕的方式作一比較。

接到劉宇光教授的邀請時，我也思考過，如何比較文革與二二八事件在政治上的意義？表象上來看，文革比二二八更為全面，死傷更為慘烈，留在受害者內心深處的傷痕也更為巨大，而且從人口比例來看，台灣也比大陸小得多。但我覺得很不容易作這樣的比較。此外，為了避免問題複雜化，因此我將演講中歷史傷痕的範圍，縮小到台灣的二二八事件。

文革的歷史傷痕既深且鉅，文革幽靈更讓過來人恐懼至極。例如當時的一些紅歌，其實曲調非常好聽，許多民衆懷舊而唱紅歌這檔子事，本來不須要讓人產生那麼大的恐懼感。但音聲會在每個人生命中，留下最深邃的刻痕，所以經歷過文革歷史的受害者，一聽到紅歌就恐懼得發抖、冒冷汗，絕不會像我講的「曲調非常好聽」這麼輕鬆看待它。在一黨專政的中國大陸，歷史的傷痕就由這一個黨來收拾善後，因此在政權有意識的主導下，儘量淡化處理，或許在打造「和諧社會」的需求下，是不得不然的做法。不過從文革結束到現在，時間也還不算太長，未來情勢將如何發展，目前還難以定論，反倒是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官方的處理已經逐漸接近尾聲了。

早在一九七八年，我帶著一些法師與居士，抗議國立藝術學院公演歧視佛

教僧尼的「思凡」崑劇時，在一場自由時報副刊所舉行的座談會上，台大學者王文興先生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他說：「痛者有理！而且只有當一個族群由弱轉強的時候，才有能力喊痛！」這樣簡潔地歸納出了抗爭運動的潛在法則，真是非常具足中道智慧。對於有過深鉅傷痛的人，我們要先認他有理，不要總是說：「你多心！」「你小器！」「你為什麼不看開一點？」「你為什麼不選擇寬恕？」而台灣在國民黨長期統治下，表象上看起來沒事，讓我從小到大，一直都以為台灣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直到不知不覺被推移到綠色族群的板塊，才發現原來社會上竟有一大群如此憤怒的人潮。這應該也算是呈現了他們「由弱轉強」的訊號吧！

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從發生年代到解除戒嚴的八〇年代，已經將近四十年了，傷痕仍然還沒有過去，社會上仍然有一群提到二二八或國民黨就甚感憤怒的社會民衆與學者專家。即使這些憤怒情緒業已隱藏了四、五十年，但在族群潛意識深層仍然無法化解。對於中國大陸而言，文革過後的時間還太短，而且大家先忙著「拼經濟」，無暇作更多面、更深層的檢視。因此現在的平靜或許只是假象的進行式。只要繼續維持一黨專政，這樣的假象就可以繼續維持下去。但是一旦出現另外一股政治力量，那麼終究會有嗜血的政治人物，會去操

弄「階級成份」之類的族群意識。所以何時面對撲面而來的清算風浪，就要看中國的一黨專政能夠維持多久了！

而且在一黨專政下，共產黨的切割，比國民黨更俐落，只要清算了四人幫，把江青關進秦城監獄，事情好像就被擺平了。因為從鄧小平以下，大家都是受害者，現有的掌權者並不是文革時代的加害者。但是國民黨無論如何切割，都無法與二二八劃清界線，雖然國民黨將當時的台灣省主席陳儀槍斃了事，但也不一定是爲了二二八犯錯的緣故。蔣先生過往對待異端的殘酷，讓受害族群始終認爲他才是真正的二二八兇手。那麼，除非國民黨同意激進綠營民衆的主張，拆掉中正廟，拉倒所有蔣銅像，否則如何與黨內「總裁」割袍斷義？但倘若真的這麼做，他們又如何對支持群眾交代？畢竟他們心目中的蔣先生是如父如君的，誰甘願切割那千絲萬縷的牽繫之情呢？

正因為無法切割，因此任何一個國民黨的執政者，都必須概括承受這段過去，除非他敢對蔣先生做出歷史定位的清算。但是一旦他這麼做了，必當立刻失去藍營民衆的支持。所以沒有政治人物敢冒這樣「裡外不是人」的風險，更何況馬英九本身就是血統純正的蔣派政治勢力繼承者。因此這種情況是無解的，只能讓人民自己選擇。而台灣人民也很現實（務實），他們認爲拼經濟、

搞好兩岸關係比較重要，清算歷史這檔子事未必重要，他們未必願意繼續承受父執輩的歷史悲情，所以他們非常「務實」地選擇了馬英九。

問：歷史傷痕的符號，能從政治炒作化解為寬恕嗎？

雖然台灣社會也試圖將歷史傷痕的符號由仇恨轉爲寬恕，例如長老教會談到的「轉型正義」，或政府與民間重視的「修復式正義」。其中大部分是在作「寬恕」的論述，此外施明德先生半生幽囚在獄，也以身作則地選擇寬恕，但在族群情結的支配下，各自展開的是清算對方陣營領袖的「正義」論述，「寬恕」這種聲音始終侷限在少數宗教家或良心人士的圈子裡。因為除了藍營一大票跟二二八不相干的群眾是路人丙之外，民進黨內非二二八家屬的群眾同樣也是路人丙，他們所談述的內容，倘若無法說服當事者選擇寬恕，那麼即使雄辯滔滔，也依然是各說各話。即使是選擇「寬恕」的施明德先生，自己就是蔣政權的受害者，但既然他後來發出的某些「和解」言論，讓己方陣營視若「叛徒」，那麼他不但與綠營恩斷義絕，也不一定能夠爭取得到藍營選票。

當年紅衫軍氣勢洶洶地組織起來砲轟總統府，其實裡面有兩股力量，一股是藍營中的憤怒群眾，另一股就是綠營中的失意者。最典型的是施明德先生，他爲台灣的民主運動而半生坐牢，眼看

著當權者上台，卻因言語賈禍，讓自己從民主的神主牌位被請下來而卻一無所有。當他看到當權者踩在民主前輩的鮮血上，搞出金權政治的勾當而貪污腐敗，簡直覺得「是可忍孰不可忍！」由此可知，在這種肅殺氛圍之下，任誰講寬恕或和解，都被當成耳邊風，甚至再多談下去，就會被認為不夠忠貞而變節的、得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²的「叛徒」，所以恐怕只有靠信仰的美德，才有可能在人性裡找到「寬恕」的因子吧！

問：如何看待日本對「南京大屠殺」的否認？中國的某一城市與其日本姊妹市展開交流的時候，日本該市首長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而中國的市長當時也並未立刻拒絕交流，引起了輿論很大的批評，並且認為日本甚至在教科書中都否認了這段歷史，那麼我們如何來談「寬恕」？

如果我們認為日本人不應忘掉那些可恥的歷史，那麼用相同的標準，大陸人不應該忘記文革，台灣人也不應該忘記二二八。但是台灣人如果覺得應該忘記二二八，要向前看，不要總是向後看；大陸人覺得未來日子很長遠，應該忘掉文革，不要老是在傷痕文學裡打轉，那麼將心比心，日本人也不願他們的下一代帶著原罪，活在羞恥的記號中，這是可以被理解的。這樣或許就比

較能夠諒解日本文部省或政治人物寧願背著歷史騙子的罵名，也要保護下一代的心情。但是「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那些即使不想成為族群集體記憶的可恥內容，也將會是每個人生命中的惡業，或是每個族群必將背負的共業，不可能莫名其妙就消散了的。

不過有一點很重要，就是不可以抱著幸災樂禍的心理。舉例而言，為了魚翅而虐殺鯊魚的漁夫，他們捕到鯊魚，割下魚鰭後，就將它丟回大海，任其痛苦地緩慢死去。這是非常殘忍的，所以各國動物保護團體，紛紛發起「拒吃魚翅」運動。這次日本三一宮城大地震，網路上就流傳一封e-mail，大意是說：仙台民眾大量捕殺鯊魚，造的惡業太過深重，難怪會得到報應云云。這封郵件並且附加了許多捕殺鯊魚的血腥圖片。我相信這封信流傳得很廣，因為那段時間我竟然連續收到好幾次。雖然這樣的論述，似乎對動物保護有所幫助，但是我一看到就立刻刪除，而且一點都不願意趁人之危，舉此案例來推動保。因為我認為，這些人士應該在平時就以殺業因果來警告漁民，而不是待到災難發生後，才來散發這種幸災樂禍的信件。災難發生的當下，只能趕快參與救災，或默默地祝福災民離苦得樂。我們不是災民或受殺害的當事人，作為「路人丙」，實在不適合對著災民說三道四！

2.被強暴的女性反而認同強暴者的心理。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從佛家看烈火焚身

doi:10.29665/HS.201206.0004

弘誓雙月刊, (117), 2012

作者/Author：昭慧法師;陳悅萱

頁數/Page：28-3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1206.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從佛家看烈火焚身

■ 昭慧法師演講／陳悅萱記錄、整理



昭慧法師赴鄭南榕基金會，與文學家李喬先生（左）共同演講，談鄭南榕及其從容赴義的意義。（101.4.14，右：曹欽榮執行長）

■時間：2012年4月14日

■地點：台北市鄭南榕紀念館

主持人曹（欽榮）執行長、尊敬的李喬老師、敬愛的菊蘭、竹梅，以及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午安！

基金會給我的題目是「從佛家看烈火焚身」。雖然沒有像李喬老師那樣先寫好講稿，但接到這個題目之後，有空我就會靜下來思索，應該在這三十分鐘裡與大家分享些什麼內容。正如李喬老師所說，基督宗教及佛教基本上都反對自殺，這點殆無疑義，所以在此我先談佛教反對自殺的理由，接著再談我們尊敬的南榕，他以自焚方式維護「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這和一般人的自殺有什麼不同。

佛教反對自殺的原因

每一個衆生都有愛自己的本能，而且這種本能非常強烈，因此意識無法指揮諸如呼吸、心跳、血液循環、新陳代謝等這些生命基本的維生系統，這些系統是由一套盤根錯節的、更深層的生命意識來指揮的，佛家將這種深層而根源的意識，稱之為「根本識」或「有取識」，而意識只是根本識浮現出來的冰山一角而已。如果

沒有根本識，我們的肉體將只是一具屍體。

因為生命是受根本識的支配，意識不足以完全指揮肉體，所以在面對危險的時候，所有的動物（包括人），都會本能地緊張或退縮，即使意識企圖指揮自己奔向死亡，但根本識仍會頑強執持色身不放，色身於是強烈地抗拒死亡，這就造成了根本識與意識二者運作間的撕裂，因此人是不宜用意識來指揮自己死亡的。否則人若死意已堅，為什麼不乾脆直接閉氣自戕就好了，為什麼都要採取諸如跳樓、上吊、燒炭、喝農藥等不可逆轉的方式呢？那就是為了不讓自己有任何在本能退縮情況下後悔的機會。

我們的心識連結著一個龐大的資料庫，這個資料庫涵蓋生命無數次輪迴裡所有言行、心念的紀錄，其中有黑暗的，也有光明的。如果在死亡的當下，能夠保持平穩喜樂的心情，以及良善的念頭，那麼就能與資料庫裡光明的資料相應，容易讓生命上升到天界（又稱天國、天堂等）光明的地方。然而非常矛盾的，「死亡」從來就不是一件快樂的事，臨終的心念不容易與快樂相應。

但是即便如此，生命到了最後一刻，我們還是不能放棄助他一臂之力的機會，我們可以從旁用善語開導，來激發臨終者光明喜樂的心念，因此依佛法來看，各宗教對信眾的臨終關懷，都是有意義而重要的。而且臨終關懷也是有效

的，因為在宗教的承諾或提示中，臨終者會認為自己即將到達光明的地方，於是生起喜樂的心念。一旦心生喜樂，便能與生命資料庫裡光明的資料感應道交，於是所結成的下一串生命系統，就會往光明的地方邁進了。但是相反的，自殺者在臨終時，意識與根本識撕裂所產生的惶恐、迷惑、痛苦，會使心念極容易與黑暗連結，從而去到黑暗的地方，如地獄等，因此佛教是反對自殺的。

但是佛經中也有例外情形，例如：某些經過佛陀印證業已修得阿羅漢果的聖者，在臨終前飽受病痛的折磨，為了避免帶給自己及別人強大的困擾，因此選擇了提早離世。但佛陀並沒有譴責，也沒有制止，這是因為這些聖者已在修持之中超越了本能的自我愛，這時持續接受神經傳導出來的痛苦，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他們也沒有臨終前根本識抓住生命不放的問題，所以任何時候離開，都不會因為心與黑暗相應，而墮落到諸如畜生、餓鬼、地獄等惡道去。

從世界各地的事例來看烈火焚身的意義

從解讀佛經的內容，回來看今天的題目——「從佛家看烈火焚身」，就值得我們深思。自古以來，佛教、基督宗教等各宗教中，殉道者烈火焚身的故事太多了，遠的不說，且舉兩則近期所熟知的案例：第一則是離現今稍遠的越南：當時執政的吳廷琰政府對佛教極不

友善，採用了許多對佛教不利的政策，在屢屢抗議無效之下，佛教的一些僧侶於是當眾自焚而死，事件震驚了全球。

另一則比較近期的例子在西藏。年來媒體上常常看到怵目驚心的小新聞，一則出現不久，又出現另一則。西藏的僧侶、喇嘛們前仆後繼地自焚。或許藏胞們已經嘗試了所有可能的途徑都無效，絕望之餘，才不得不採取這種非常舉動。

也許有人會為中共說話：「西藏人民生活安定，有吃有喝，西藏如今交通發達，生活便利，現狀比以前更好啊！」這不就像南榕先生自焚時，很多人的質疑：「台灣人民有吃有喝，日子過得挺好的，有必要自焚嗎？」但必要與否，第三者無權去妄加定論，這是當事人以無私的心，站在宏觀的角度上去認定的。所謂：「食、色，性也。」生理的滿足是人民最基本的需求，如果國家體制沒有箝制婚姻，也沒有讓人活不下去，只要吃得好、喝得好就夠了，那麼藏族的那些民衆或是南榕先生，也就沒有必要自焚。但先知先覺者的生命層次，不能只停留在滿足生理需求的階段，層次更高的，如文化滅絕的焦慮感、宗教受到壓制的憤怒和無助、有話不能順暢講出的壓抑，甚至講了不該講的話就會被嚴刑懲戒的恐懼等，這些不是所謂吃好喝好、婚姻美滿、家庭幸福就能解決的，他們期望社會層次能再向

上提昇。

但是難道就沒有別的辦法能讓社會「向上提昇」了嗎？看過南榕先生的傳記，以及當代台灣社運史，就知道：其實南榕先生並不是第一步就走上這一條絕路的。為了突破言論自由的封鎖線，他曾經辦過雜誌，寫過政論，也發起過群眾運動。但是我們想想看，自古以來，要讓強權自動縮小乃至於放棄他們的權力，這會是件簡單的事情嗎？強權者制定出來的法律，永遠是在保障強權者的既得利益。雖然現在人類社會已經證明，共產主義是失敗的，但當年共產黨面對不可能將資源白白放手的資本家與地主，為什麼仍然能紅遍近半個地球？他們所依靠的正是暴力。他們用殘酷的階級鬥爭，集結一窮二白的工農群眾力量，去壓迫、降服地主與資本家，乃至奪取政權。

也有人認為，除了暴力，還有其他諸如印度甘地，以及當今緬甸翁山蘇姬的非暴力主義，能讓強權者釋出他們的權力。但我們不要天真地認為，非暴力主義的訴求目的，是在一片歡樂的氛圍中完成的，它反而更形悲壯：持續地忍受肉體的痛苦、精神的孤立。坦白說，沒有崇高的宗教情操，是不可能辦得到的。這也就是說，即使是非暴力主義，要讓強權者能夠釋出權力，仍然需要有一個或一些典範人物，以他們的崇高人格或宗教情操，強烈激發起群眾的感動、感

悟、自醒、自覺，卒而形成沛然莫之能禦的群眾力量，讓強權形成極少數人民公敵，這才會令強權畏懼、讓步。我們近日審慎樂觀地看到緬甸軍政府的轉變，看到翁山蘇姬成功了，但不要忘記，成功的背後，除了她個人長年忍受孤寂的宗教情操外，還包括「袈裟革命」中犧牲的許多僧侶與民衆，革命之花是由這些烈士們的鮮血所澆灌出來的。

南榕先生的烈火焚身

前幾天是南榕殉道23週年，我來到這裡看紀錄片，南榕先生的烈火焚身，除了讓我尊敬、感動之外，更提醒我：不要忘了感恩許多民主前輩，他們爲了讓我們得享做爲「人」的基本尊嚴，而用生命來向強權抗爭。南榕先生不是沒有走過非暴力這條路線，他也曾經發起過向強權爭取言論自由的群眾運動，但群眾運動只是手段，終究要跟強權者攤牌以達成目的。這時集結的群眾，很多人可能被逮捕，或是在機關槍掃射下犧牲了寶貴生命。而且群眾也不可能一直群聚在街頭，當群眾散去後，就是帶頭的人最孤寂無助而強權者可以動手的時候。所以我認爲，倘若沒有南榕先生當年烈火焚身的革命洗禮，相信台灣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以價值信念引發群眾能量

我們沒有資格去揣度南榕先生當時



爲了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而殉道的鄭南榕先生。（網路照片）

的心理狀態，因爲我們畢竟不是他，但我自己也曾在某次運動中，一度想要烈火焚身，所以我很深刻的感受。在那個當下，並非不知生命的可貴，也不是沒有畏懼死亡的本能，然而心中就是充沛著一個能讓自己完全豁下去的價值信念。也就是說，當心中有一個比生命還重要的價值信念時，人確實可以像飛蛾撲火般地奔向死亡。只是我可能比南榕先生幸運，因爲後來的許多善因緣，而使得我毋須這麼做也能完成自己的信念。

後來我反省，發現自己在那段時間，根本不在意世人的眼光，更不在意是否會被後人尊爲烈士、殉道者等等，那些都是不足掛齒的身外之名，我甚至連對強權的恨意都沒有，只有很深的悲痛，那種悲痛來自於李喬先生所說的，

看到強權的暴橫、跋扈，群眾的軟弱、無助，看到我們像溫水裡慢煮的青蛙般毫不自覺，甚至苟安於生活現狀而無心得罪強權，這時會覺得：能讓自己免於奔向死亡的道路，好像都被封死了，只有孤注一擲，才能敲動群眾的心而讓強權者喪膽！從這樣的自剖，各位或可以了解，「烈火焚身」是不是必當付出的代價。

自古以來的革命，只有極少數是在不流血的情況下成功的。雖然一般人都希望革命能夠成功，但是成功的背後，最好流的不是「我的」血。怕痛、怕死是眾生的本能，然而對於強權而言，這就是可以利用來駕馭人民、建構政權護堤的工具。但是只要有人不怕死，強權就不可能用死亡來控制人民；有人不怕痛，強權就不可能用痛苦來控制人民！或許一個人的力量不足以摧毀強權，但缺口一旦出現，典範人物很快就能感召一群不怕死的人，最後終究會沖垮強權的堤防。

畢竟生命不是草芥，對於最寶貴的生命，至少要精算一下：奮力一搏是否值得？爲了要讓強權喪膽，爲了要讓更多民衆被震撼、喚醒，引發更強大的群眾能量來抗拒強權壓迫、爭取價值信念，我相信在71天的自囚中，南榕先應該是非常的理智冷靜，烈火焚身絕不是在亢奮情緒下衝動的決定，就像那些西藏僧侶們，甚至「袈裟革命」中犧牲的緬甸僧侶和民衆一樣，都是在冷靜中準

備好用自己的生命奮力一搏。

到了今天這個業已民主化且重視法治的時節因緣，連一個士林王家釘子戶被拆，已經湧來那麼多關注並協同捍衛的人群，強權依然毫不手軟地全面拔拆了事。那麼我們回想南榕先生的年代，沒有能在短時間內，聚集出大批群眾來與警察抗衡的facebook或Twitter，也沒有較能克制自己以執行公權力的警察，所以當一個民主人士在群眾運動曲終人散而自己落單的時候，他決定要發揮出生命最大的效益，來實踐自己的價值信念，這是可以理解的。也因此，他悲壯地選擇了最痛苦、也是最震撼人心的「烈火焚身」，用自己的生命當民主教材，教育了台灣的民衆，也教育了台灣的政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自焚烈士的仁慈與自制

無論是越南、緬甸、西藏的僧侶、或是南榕先生，我認爲他們選擇烈火焚身，還是很「仁慈」的，因爲他們心中沒有怨恨，最多只有恨鐵不成鋼的心情而已。當一個人的怨恨深到極致的時候，那就不祇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而是「時日曷喪，予已汝偕亡」了！

這個世界有一群人，也爲了自認爲神聖的價值信念，願意接受訓練，成爲突破死亡本能恐懼的殺手，一心想要

對付怨恨極深的敵國執政者與軍警，但敵國的執政者或軍警，哪裡是容易下手的對象呢？於是他們轉向無辜的平民百姓。看看伊斯蘭的恐怖分子脅迫客機炸毀摩天大樓、疆獨人士用自殺炸彈去炸毀公共汽車，同樣是勇敢走向死亡之路，但連帶陪葬了多少無辜冤魂！所以當我的大陸學者朋友們提到西藏僧侶時，我往往提醒他們，西藏人民的行動再怎麼激烈，都還止於犧牲自己，而不去傷及無辜，有這麼仁慈、自制的反對勢力，中共政權應當要珍惜才對。

沛乎塞蒼冥的浩然正氣

最後舉文天祥的故事來說明：南榕先生的精神，亦將如同文天祥的正氣，長存世間。原本文天祥也可以像宋末的其他降將一樣，做個新朝貳臣，在元朝廷的收編下享受大富大貴的餘生，但他卻堅持不肯投降。俘虜沒有自焚的權利，但被綁赴刑場斬首的壯烈，也絕對不亞於自焚。如果文天祥當年成為貳臣，他的生命到今天早已化做塵土。可是他選擇了慷慨就義，因此他雖然犧牲了生命，卻在民族歷史上，留下了浩然正氣的典範。獄中留下的《正氣歌》，至今仍是每個高中生必背過的教科書文：「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沛乎塞蒼冥」的，就是這股浩浩蕩蕩，從天地精華而來，

散播回天地之間的正氣，這與肉身飽受折騰所帶來的冤魂怨氣，是截然不同的。

《正氣歌》中描述了監獄中各種骯污穢的情景，以及充滿死亡的氣息，然而這麼惡劣的環境，卻能在文天祥的心中成為「安樂國」——「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就是這股沛然莫能禦的浩然正氣，讓他突破了生理、心理的限制，讓狹小污穢的監獄，都能成為安樂國土。南榕先生在71天的自囚生涯裡，也正是這股超乎物理、生物定律的浩然之氣，伴隨他突破了這個窄小的基金會空間，燦爛地走完一生。當然，他留給家人無限的悲痛，也留給我們無限的不捨，但許多人深重的共業，卻因為他的壯烈成仁而化於無形！

懷抱這樣的省思，我們感念南榕先生。《正氣歌》至今仍然膾炙人口，它比文天祥肉身的生命，還長個十倍、百倍，而我們眼前所看到的，基金會持續推動台灣民主，留存南榕先生生前的影音、墨跡，創辦刊物與網站，這些豐富的內容，不也就像是當代台灣民主運動的一部《正氣歌》嗎？即使在座的我們有一天都化為塵土，這些文物依舊是存在的，它們被悉心珍存、守護、展示，因為珍存、守護、展示之處，就是「沛乎塞蒼冥」的正氣匯聚之處。

我用這樣的心情來看待南榕先生的烈火焚身，誠如佛家所說的：「火焰化

紅蓮」，今天的「花落蓮成」是前人辛苦耕耘、流血流淚的成果，我們要懷抱著無限的感恩，而且謹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相信這也是南榕先生對我們的期許。謝謝大家！

■聽眾提問

陳世昌先生：

我心裡有一個長久的問題：在我們覺得這個政權是強權的時候，社會上有的人卻很支持它；在我們覺得失去國家的時候，有的人卻覺得國家很好。在差異這麼大的兩極之間，到底是我對，還是他對？看起來好像是我錯，因為我不是多數，所以我在台灣活得很痛苦。另外，台灣宗教界除了昭慧法師、長老教會等，關注社會議題外，其餘的團體像慈濟，寧可去日本311救災，也不願意為台灣的核能問題講一句話，他們講一句話的力量，比我們在路上走半天的效果好得太多了。這種無奈讓我很痛苦，但又沒有痛苦到要去自焚，就像昭慧法師講的，生物本能讓我痛苦地活著，這種問題想請教昭慧法師。

昭慧法師：

陳先生提的問題非常深刻！無論對國家的信念或社會的現況，台灣目前都存在著彼此認知落差很大的兩群人。我們覺得很不滿意，但卻有另一群人覺得很滿意。表象上政府也不像過去那麼的殘酷，這時候自焚一定會被認為精神有

問題，而且能量沒有匯聚到一定程度，也激發不出民衆的強烈感覺。南榕先生的時代是滾水中的青蛙，放進去就會跳出來；同時也不要忽略了，南榕先生的過程是循序漸進的，到了某一個燃點而爆發出來才有力量，否則不過是個閃出來的小火花而已。而且那個時代因緣也已經過去了，今天沒必要再走這條路。

但是我們該怎麼去看待這個落差，心裡才會舒坦一些呢？第一，該努力的還是要努力。比如，全世界都看到日本福島核災的恐怖現況，可是政府還是堅持要以核能發電，核四還是準備商轉。而核一、核二即使事故不斷，修復一下也還是要照常運轉。以台灣的地質狀況之脆弱，天災地變形勢之嚴峻，台灣民衆有朝一日是非常可能大量死於核災的。這時我們哪裡能保持緘默？當然是要發聲！「我發聲，故我存在」。針對政府的施政，甚至針對國家發展的大方向，都要發出我們的聲音，何況由於南榕先生的犧牲，讓台灣社會幾乎已經有了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我們應該將南榕以生命爭取到的果實，努力地發揮到極致。

其次，如果對方的力量，已經大到蓋過我們的聲音，以致我們的理念無法實踐，這時也要懂得如何安頓自己的心。或許可以藉助宗教所培養的專注力與覺知力，把心專注在每一個發聲的刹那，覺知發聲的內容與善念相應，努力

過後，就立即放下。不要再去繫念彼此之間的不同，因為那只會增加憂苦、憤怒，這些負面情緒首先會懲罰到我們的身體，讓身體產生種種疾患。所以無論如何都要扔掉那些無意義的痛苦包袱，讓自己活得健康、喜樂，把周遭所有逆境，當做是激發信念的動力而心存感謝。

至於那些與我們不同想法的人，我們也可以換個角度來看待他。畢竟每個人都有從他生命歲月中所累積出來的歷史情懷，這種情懷根深蒂固、難以撼動也無法替代。所以與其把對方當成敵人，不如當作是在諸多因緣的堆砌下，所形成的一種狀態，只要再加入足夠的其他因緣，也有可能改變成另一種狀態的。

但是過程中一定要避免彼此相互傷害，傷害只會讓彼此的心意更加頑強而絕決。台灣需要的是能開啓心胸的對話環境，在信賴、穩定的情況下，聆聽對方痛苦的心聲，適度指出對方的盲點，這樣才有可能讓彼此的關係改善。如果這樣的友善對話環境並不存在，那麼任何一方奪到政權，就會重新詮釋歷史，把自己的意識形態灌進教科書，讓我們的孩童得到的，只是「政治正確」而非「普世價值」的思想觀念，這將是對言論自由最大的諷刺，也讓南榕先生以生命所爭取來的言論自由慢性消解！

言論自由不僅是讓我們把想講的話順暢地講出來，還包括對於逆耳之言的包容心。無論對方講出令人多麼不舒

服、多麼刺心的話語，我們都要懂得傾聽，這樣寬廣的心念，將會發散出更多慈悲與愛的能量，讓彼此在友誼而非仇恨中，瞭解彼此的歷史情懷與生命傷痕。南榕先生與廖中山先生就做到了這一點：做為一個外省第一代或第二代，在生長過程中，對台灣歷史的認知，都來自於教科書的洗腦，而且也沒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親屬，這樣要理解二二八是不太容易的。當南榕先生主動站出來，告訴大家自己是外省第二代時，便是以最大的悲心融入民衆的痛苦裡，以「痛其所痛，苦其所苦」，化解彼此藏在硬殼裡互相疑忌的氛圍，無形中鬆動了他們對「外省人」族群的既定印象。

在這個過程中，「強者讓行」是定國安邦的法則。弱者可能有較多的疑懼，躲在疑懼所構築的硬殼裡爬不出來，這時擁有權柄的強者，必須要理解這些疑懼與痛苦，主動地釋放善意，甚且要形成具體的法令，帶動社會的良善功能。尤其當彼此落差很大的時候，「解鈴還需繫鈴人」。雖然許多的「繫鈴人」可能都已經不在人間了，但這時擁有資源的執政者，不能輕鬆地以「人不是我殺的」、「又不是我造成的」之類的話一筆勾銷，他必須概括承受「繫鈴人」的角色，勇敢、誠懇地懺悔，做出更多誠意十足的措施，這樣或許才有可能化解弱勢一方心裡的無奈、壓抑與仇恨，畢竟悲傷的印記深烙了那麼長的

歲月，不是三言兩語輕易就能撫平的。現在政權又回到國民黨的馬英九先生身上，他應該要有這種智慧，而不只是以諸如「向前看不要向後看」之類的空話，來讓弱者釋懷。

香港最近發生人民和大陸學者互嗆的情事。香港人說大陸人是「蝗蟲」，大陸人罵香港人是「狗」，族群之間非常緊張。因此在四月初舉行的「宗教與族群關係」論壇，特別邀請我去談談，台灣怎麼走過這段族群緊張的歲月。論壇中我還是公允地說：「只能說，台灣經過民主前輩的犧牲，民衆共同努力，達到了現前的民主成就，但族群問題事實上並沒有全然解決。」同時我也提到所謂的「轉型正義」，但這僅限於公領域部分。

在私領域中，「同理心」永遠是很重要的。所謂「弱者有理」，如果受害者願意選擇原諒，我們要真心祝福他的超越；但是如果他堅持選擇仇恨，我們也必須予以尊重，畢竟傷痕需要更多的耐心來治療它。只是從心靈深處來說，仇恨永遠不會讓人快樂，所以爲了快樂的緣故，我們必須學習超越，也只有超越仇恨，心靈才能得到真正的釋放。其實人們對於痛苦記憶的本能遺忘，就是一種心理自衛機制，否則悲傷世世綿延而代代傳承，這對自己的未來生或是子子孫孫，實在是太沉重的負擔了。

我們常聽到「可以原諒，但不能忘

記」；「沒有真相，不可能原諒」，是否選擇「原諒」，這是受害者在私領域的權利，而不是當政者或加害者所能置喙的。至於查明「真相」，則是公領域的責任。但在私領域裡，個人還是可以選擇超越，這是宗教給我們的一點提醒。

在那場研討會裡，有人提到文革、天安門事件，也有人提到日本否認南京大屠殺，我依舊很誠懇地提醒他們：這些事情要等同看待，如果要求日本記住「南京大屠殺」，就沒有理由要求台灣民衆忘記二二八。在這種判準一致的基礎上，彼此才能發揮更大的同理心，用更多、更大的慈悲心來看待這些歷史慘劇。

至於宗教對社會的關懷方式，早年我也曾批評慈濟，但晚近我慢慢思考一個問題：像我們這種爲翁山蘇姬到街頭抗爭的人，當緬甸發生大洪災的時候，是不可能被緬甸政府允准進入緬甸賑災的。正因爲慈濟這種不涉政治的性格，才能讓緬甸或北韓這種專制獨裁的政權，放心讓他們挺進災區！所以在蒼生最痛苦、最需要救援的時候，確實需要慈濟這種不涉政治的團體。就像當年南京大屠殺，國際紅十字會保護了少數倖存者，可是他們當時也絕對不能譴責日軍的殘暴，否則任何救援工作都是不可能進行的。

雖然知道慈濟這樣有其缺陷，但是當我們這樣定位慈濟時，就不必心存過多的期待，因爲這就是慈濟團體的性格

特色。而且以慈善與社運對比，很顯然的，當一邊的力量極大，另一邊力量微小時，我們就知道衆生願意做什麼、不願意做什麼了。雖然我沒有經過南榕先生那個時代的嚴峻情勢，可是在運動中多多少少還是會面對到，讓我們身心很不舒服的警察和盾牌、拒馬，而大部分進入宗教的人，都是爲了要尋求安慰，遠離憂苦，當他們還不夠強健到接受這類讓身心很不舒服的挑戰時，就衆生的生命本能來說，他們不願意選擇社運這一條道路，是應該被尊重與理解的。我們只能盡量集結更多另一邊的力量，來完成另一種使命。把慈濟與我們，當作是爲了「生命的離苦得樂」與「社會的公平正義」而「分進合擊」的伙伴，你的心情可能會好一些！

（以下兩段話，是多位聽衆陸續發言後，法師所做的兩次回應內容。）

昭慧法師：

我自己也在教育崗位工作，教育問題表面上看起來一切都是課綱的問題，但真正嚴重的問題，是所有的學者及教育工作者，都被降服在一套綿密的網絡中。執政者用評鑑制度讓大學教授像被套牢、栓緊的驢子一般，所有的時間、精力都被拿來用在「拖著石磨打轉」這件無聊事兒，根本沒有時間思考，如何爲社會改革而貢獻心力。這個問題在阿扁政府時代，不僅沒有解套，反而更緊密地把學者教師套牢。所以當曾志朗在對評

鑑制度誇誇其言的時候，我心裡不免想到：「那你在當教育部長的時候，又是在做些什麼的？」很多人以爲社會運動力量的由強轉弱，阿扁執政的時代是分水嶺，但其實真正的分水嶺，應該是教授群過勞死，或爲了學校獎補助款、系所評鑑而沒力氣在公領域出現的時候。

執政者用獎補助款做「釣餌」、用評鑑做「棍子」，套牢了整個從大學到中、小學的教育體系。所謂「知識份子」，原本應該是社會上的強者，因爲唯有強者才有能力帶動社會輿論的力量。但當他們都左右顧忌、不敢發聲時，社會就變得非常危險了。我們的課綱，就是由這些被套牢、栓緊的學者與教育工作者所編纂的。執政者想要怎樣將人民洗腦，透過他們都可以辦得到，他們可以完全漠視反對或非主流的聲音，因爲話語權抓在他們的手裡。以前執政者還得運用警備總部來箝制人民的思想，現在只要「評鑑委員」耀武揚威而過境狂掃，剎時就哀鴻遍野，看你敢不就範！因此這個結構性問題，非常值得我們持續關切。

昭慧法師：

我們今天面對很多的挑戰，如高台水庫、觀音煉油廠、核四商轉等等，雖然情事不同，但道理是相同的。所以當我們回顧南榕先生時，他就像一面鏡子，照映出我們自己的面貌：我願意爲這件事情付出多少心力？在每一件事情上，

我的憂惱有多沉重？我對旁人有多大的信任度？當我們這麼觀照自己的時候，反而容易看清楚：自己還做不到的是什麼？因此不敢再這麼理直氣壯。這是南榕帶給我們最好的教材，但這套教材並不是教我們要跟著殉道，而是要我們反省，自己願意為社會的議題付出多少？

目前最爭議的美牛瘦肉精事件，已經都涉及到每一個人的食物安全了，但又有多少人願意為它而走上街頭？連食物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都不願意站出來抗爭，更何況是形而上的言論自由呢？所以這一代要面對的問題，其實並不亞於南榕的時代，這是我們要反觀自省的部份。

話說回來，我常區分公領域和私領域來談問題。在私領域中，要期許自己不斷地超越所有憤怒、仇恨、憂惱的情緒，但在公領域裡，我們又應該做些什麼呢？也許「火燄化紅蓮」的南榕先生，永遠是我們心裡的一面照妖鏡吧。 ●

一〇一、六、十二，昭慧潤稿於景英樓

【後記】

演講結束後，在問答討論時，靜默坐在後頭的葉菊蘭居士，站起來走到側邊走道，含淚表示：

「這次與竹梅特別自南部趕回來，為的就是要聆聽這場演講。十餘年來，我曾做過基督教的慕道友，也長期在佛



昭慧法師與鄭南榕遺孀葉菊蘭（左）、女兒鄭竹梅（右）合影。（101.4.7）

門中修習禪法，但我在宗教中的一切所聞，都是『自殺』對亡者十分不利」的相關詮釋，這讓我十分痛苦，甚至十餘年不敢提到『自殺』二字。今天聽到了演講，我終於放下了心中的重擔，完全釋懷！」

這番至情至性的表述，讓座中大眾無不感動落淚。

會後，竹梅也含淚向法師表示：這次聆聽演講，讓她完全瞭解了父親作此壯烈選擇的意義與價值。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慧思「法華三昧」之「大乘頓覺法門」研究（下）

doi:10.29665/HS.201206.0005

弘誓雙月刊, (117), 2012

作者/Author： 性廣法師

頁數/Page： 39-4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1206.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慧思「法華三昧」之「大乘頓覺法門」研究（下）

性廣法師



性廣法師於「慧思大師與南嶽佛教學術研討會」中發表論文。（100.8.16）

四、慧思「法華三昧」思想——以《法華安樂行義》為主

（一）「法華三昧」原初內容

做為眾多大乘三昧法門之一的「法華三昧」，典出於《法華經》，然並無特別說明具體的修行方法；而在鳩摩羅什所譯之《思惟略要法》一書中，曾略說此「法華三昧觀法」。¹所說內容是引導初學藉由持誦《法華經》文句而體解經義，並且透過淨心攝念，以得三昧力現前；文中並以感召「普賢菩薩乘六牙白象，現身前來護持」之勝相現前，做為修行此三昧成就的印證。

依於大乘三昧法門的原始立義，是菩薩行者投入一種法門，並得一種法門的「三昧」——純熟此法，定心成就；因眾

1. 鳩摩羅什譯，《思惟略要法》，《大正藏》冊15，頁297下。再者另有智嚴譯之《佛說法華三昧經》（《大正藏》冊9，頁285下-290上），經中多盛讚此法門之力用，至於修行方法，亦唯簡略說應具足戒定慧三學之德。

生無邊，故法門無量。依於此義以論「法華三昧」之修行，筆者認為，應是藉由持誦《法華經》經文以增長信心，開發義解的方法。

此一論斷，亦可證諸慧思所說。如云：「復次有相行。此是〈普賢勸發品〉中，誦法華經散心精進。知是等人不修禪定，不入三昧。若坐若立若行，一心專念法華文字，精進不臥，如救頭然，是名文字有相行。此行者不顧身命，若行成就，即見普賢金剛色身，乘六牙象王住其人前。」²慧思據《法華經》〈普賢勸發品〉中所說內容，提出持誦經文的「文字有相」之修行方法；這不是攝念專一，修習禪定以得三昧，而是以心口憶持念誦經文為修行的方法。此一散心位上持誦經句的修行方法，是以得到普賢菩薩現前的勝相，做為修行成就的判準；也就是依於信願行門而修，以感召勝相做為修行成就的大乘三昧法門。³

（二）慧思「法華三昧」思想

相對於《法華經》中對於「法華三昧」的略提名目，與《思維略要法》之簡述「法華三昧觀法」，慧思在《法華安樂行義》中對於「法華三昧」修行方

法的闡述，則完整演繹了大乘菩薩所應具足修學的道品與學行；也為後來智顗完具天台圓教之根本行法——「法華三昧」，奠定了學理基礎與主要內容。

其重點及所含寓意，以下分別說明：

1、利根所修：捨「次第方便」修「不次第法」

慧思強調《法華經》所說，此乃「大乘頓覺，無師自悟，疾成佛道」之法門，故勸發勤學「法華三昧」。此法門不似「二乘聲聞及鈍根菩薩，方便道中，次第修學。」而是演繹「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經文之義，故學行法華之利根菩薩的修行方法，是：「正直捨方便，不修次第行，若證法華三昧，眾果悉具足。」⁴而且在過程中，「亦不斷煩惱，若證法華經，畢竟成佛道。」

佛教傳統的修行，講求循序漸進，次第增上，善巧引導眾生依序學法，從初淺以至於高深，次第斷除種種粗細無明，以登至圓滿解脫之境；此一原則，無論在聲聞法，還是菩薩道，都是如此。如《雜阿含經》云：

如佛世尊，次第說法：說布施、持戒、生天功德。愛、欲、味、患，煩惱清淨，出要、遠離，諸清淨分。⁵

2.慧思，《法華安樂行義》，《大正藏》冊46，頁700中。

3.對於《思維略要法》中所說此三昧觀法步驟的分析，見拙著，《圓頓止觀探微》（台北：法界，2011年3月），頁50-51。

4.慧思，《法華安樂行義》，《大正藏》冊46，頁698下。

5.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4，《大正藏》冊2，頁24上。

解脫道中，佛陀先開示喜捨財貨、淨身口意以感召天福之人天善法，在此基礎上，進修徹知染著五欲過患的危險與過失，並指引遠離塵患、淨除煩惱的清淨道法。

在菩薩行中，則說：

「世尊！何因緣故，宣說六種波羅蜜多，如是次第？」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能為後後，引發依故，謂諸菩薩，若於身財，無所顧？，便能受持清淨禁戒；為護禁戒，便修忍辱；修忍辱已，能發精進；發精進已，能辦靜慮；具靜慮已，便能獲得出世間慧。是故我說波羅蜜多，如是次第。」⁶

經文中闡述菩薩依次進修六波羅蜜的原則，是具足前一波羅蜜，為發起後一波羅蜜的有力因依，也就是從布施開始，修於捨心，進以修持淨戒；為護戒德，須能忍辱；以忍辱法，生精進力；依於勤行不懈，修持禪定，以正定力，開發真慧，如此次第生起六波羅蜜菩薩道品。

除了指出次第學法的重要，並且強調不重次第修行的過失，如云：

行者能如佛所說，次第修行，無不得報；如病人隨良醫教，將和治法，病無

不差。若不隨佛教，不次第行，破戒亂心，故無所得，非法不良也！⁷

經中以遵照良醫方法以有效治病之例，喻說次第修行之益。並提醒若有不隨佛法教，不次第修行，將有修道無成之弊；而此一過失，並非道法的本身，而是因為壞亂法次所導致的惡果。

依於佛法修行必須循序漸進、依次而學的原則，則慧思所說此一「不次第行」的「法華三昧」法門，又當如何理解？筆者認為，可以從「根性分別」來加以討論。原來，此一法門是「利根菩薩」所修，並非聲聞與大乘鈍根人所能預聞。以下分析之：

慧思指出：

從一地至一地者，是二乘聲聞及鈍根菩薩，方便道中次第修學。不從一地至一地者，是利根菩薩，正直捨方便，不修次第行；若證法華三昧，眾果悉具足。⁸

引文中所說：「方便道」中的「方便」，又作善巧、權變，意為巧妙地因應、施設與安排。佛教經論中常用此一概念，意涵有多種，在教法施設中的「方便道」，是指因應眾生各種不同根性，故有各類教化方法之善權安立。對於因聲聞行人與鈍根菩薩所施設的「方

6.玄奘譯，《解深密經》卷4，《大正藏》冊16，頁705下。

7.龍樹造，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22，《大正藏》冊25，頁221下。

8.慧思，《法華安樂行義》，《大正藏》冊46，頁698下。

便道」教法，慧思援引「正直捨方便」經文，提倡「利根」之「法華菩薩」，「不修次第行」，待得「法華三昧」成就，則「衆果悉具足」。

亦即，慧思依因應學人鈍、利根性之不同，分有「次第行」與「不次第行」，前者是二乘聲聞與鈍根菩薩所修，於此是依於道品，次第修學昇進。後者之「不次第行」是善德深厚、根性猛利之「利根菩薩」，乃捨去爲權巧接引鈍根之方便教法，而直接「修法華行，不行二乘路」，逕取於真實，「畢竟成佛道」。⁹

2、智覺為首：從有相法到無相行

慧思指出，《法華經》之「法華三昧」，爲《普賢勸發品》中所說之「有相行」。其方法並不專修禪定，亦不得等持——三昧力，而是於或行或住中，精勤勇猛，專心受持法華經文；並且以得見普賢菩薩乘六牙象王立於其前之勝相，做爲修法成就的判準。在此基礎上，得眼根清淨，見十方諸佛，並依次入於三種陀羅尼，¹⁰具足菩薩一切種慧，得佛眼清淨。此法門或一生得，至遲則極三生而入。以其依於經典文字，

故稱「（文字）有相行」。¹¹

慧思另外提出「法華三昧」的「無相行」修法，題爲「安樂行」。此中：「安」是於一切法中，心意穩固不動搖；「樂」是歷一切順逆境皆能安忍，而不爲五蘊苦樂覺受所侵擾；「行」是自利利他之行。並指出「安樂行」即是「無相行」，此乃「三昧」法之真義，因其能於「一切法中，心相寂滅，畢竟不生也。」

此「法華三昧」無相行，並分有四種安樂行法，¹²此四法的核心，圍繞在成就生忍、法忍與無生法忍等三忍之修行。「忍」有忍耐、安忍與忍（認）可之意，是對於外在好壞環境，身心強弱狀況與甚深法義，無論順逆境界，苦樂覺受，學法遲速，皆能平心悅意，安住受持，行止得宜，並能入於甚深中道智慧，於諸神通聖境，心住不動。

須特別指出的是，有關於慈悲忍辱之義，慧思認爲：菩薩秉於慈心，謙行軟語，護念衆生，都無打罵之行；然爲調伏剛惡衆生，或以粗言責罵，乃爲令彼慚愧得發善心故，亦爲成就忍德。故特別說明：

9.本段落引文，出處同上，頁698中。

10.三種陀羅尼是：總持陀羅尼、百千萬億旋陀羅尼與法音方便陀羅尼，慧思稱此三種爲「法華三昧前方便」之境，並曾印證智顗於大蘇山隨其修學時，入於「旋陀羅尼」境界。有關「陀羅尼」之義，慧思據經典內容而更有增益其說，詳見拙著，《圓頓止觀探微》（台北：法界，2010年3月），頁45-53。

11.慧思，《法華安樂行義》，《大正藏》冊46，頁700上-中。

12.「四安樂行」名義：一、正慈離著安樂行，二、無輕讚毀安樂行，亦名「轉諸聲聞令得佛智安樂行」，三、無惱平等安樂行，四、慈悲接引安樂行。（同上註，頁700中。）

諸菩薩但觀眾生有利益處，即使調伏，為護大乘正法故，不必一切慈言軟語。……不得專執世俗忍，……將護惡人，不能治罰，令其長惡，惱亂善人，敗壞正法。¹³

在此菩薩忍辱地中，於法無所行，而觀五蘊、十八界、十二因緣等諸法如實相，皆真如本性，無本末生滅，無煩惱解脫……。

從大乘三昧修法的特性以觀，「法華三昧」之「有相行」，是依於信願行而修的法門，其成就之時程，雖云或一生得具，至遲三生，然以得見普賢菩薩勝相做為入此三昧前方便的印證，其判準門檻亦為不低。此一內容應是《法華經》之「法華三昧」的原初義。至於「無相行」，則以深觀諸法實相，無所住而能發一切神通，這是以智覺行而修之三昧法門。

此一以智覺為主的法門，是利根人所修；利根行者因善德深廣，資糧厚植，其修「有相行」，則能感得勝相現前，其修「無相行」，則慧眼無礙，觸處皆得。

3、三昧成就：以一三昧通達無量三昧

依大乘三昧法門之利生本義，其法門之所以有無量數，是因應眾生無邊

與煩惱無盡，故有利生之無量三昧的演化。然而慧思於此「法華三昧無相行」中，則以觀諸法實相所生之力用，總攝所有道品德目，以入於此三昧之中。如云：

菩薩住此無名三昧，雖無所住而能發一切神通，不假方便，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處。¹⁴

此一思想，亦有經典之依據，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中云：

一切法中得無礙智見，即得無量三昧門現在前。¹⁵

亦即，若能有空性平等之中道實智，廣觀諸法無礙，則能善入諸境，而得無量三昧現前。

又如《華嚴經》中云：

捨一切欲，離生喜樂清淨次第，入於正受而無所染；燒滅煩惱，生無量定具大神通；次第超越，入於無量諸三昧門，於一三昧門入無量三昧，悉知一切三昧境界，漸具諸佛智慧之地；是名清淨禪波羅蜜。¹⁶

大乘禪波羅蜜境界，是以無執之平等捨心，以一三昧門為基，待得修行成就，自然能以同等之三昧力，而善入於無量數之三昧法門。

13.同註11，頁701下-702上。

14.同註11，頁702下。

15.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7，《大正藏》冊8，頁417下。

16.佛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0，《大正藏》冊9，頁460下。

筆者認為，從利生法門的學習來說，定慧力羸弱之初學者，入門之時當需全心投入，以求一門精純熟練；而待此法成就時，即能以此三昧力而暢達旁通諸門。故「於一三昧門入無量三昧」之經文本意，應是從學人長養定力之角度，而言以成就一（三昧）力而通達入於諸多三昧法，亦即：「事緣不同而三昧力等同」之義。然而若從具體內容以觀，則利生方法與項目實有多樣，不能以一法而代替所有；比如成就精神上的法布施，並不同於完成了物質上的財布施；嫻熟某一語文而得其「三昧」；亦不能在毫無學習的情況下，就能通達另一種語言。故所謂「於一三昧門入無量三昧」，其意應是：修一事緣而得三昧，則運用此三昧力再旁通它法，將能快速旁通。

筆者認為，慧思應是注意到了大乘經中所說：「以一三昧力入於諸多三昧，而非以一事緣等同於無量法緣」之理，故云「安樂行義者，衆多非一。」¹⁷

4、證量判準：得「六根清淨」為成就

慧思指出「法華三昧」是「利根菩薩」所修，並根據《法華經》義，提出「六根清淨」做為修行「法華三昧」成就的判準。如云：

誦持法華經，散心精進，……不修禪定，不入三昧，……或一生修行得具足，或二生得，極大遲者，三生即得。¹⁸

六種相者，即是六根。有人求道，受持法華，讀誦修行，觀法性空，知十八界，無所有性，得深禪定，具足四種妙安樂行，得六神通，父母所生清淨常眼。……故名眼種相妙；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¹⁹

首先，修行此一殊勝法門，以持誦《法華經》文為主，不專修禪定，亦不入於三昧，而是在散心中持續精進；在時間上，速則一生，至遲三生，即得具足。再者，行者誦持法華，讀誦勤修；並能徹觀法性空寂，知六根、六境與六識等十八界法，一切緣生、無自性；以其為宿植善德之利根行者，故雖「不修禪定，不入三昧」，然亦能於智覺空觀之慧力中，並有甚深禪定力生起，能具足四種法華無相安樂行法，得六神通。此一段文，對照慧思一生行道經歷，亦頗有夫子自道之況味。

此中，所謂「父母所生常眼（等六根）」，據《法華經》義中說，如云：

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華經，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是人當得八百眼功德……父母所生清淨肉眼，見於三千大千世界內外所有山林河海，下

17. 慧思，《法華安樂行義》，《大正藏》冊46，頁701上。

18. 同註11，頁700中。

19. 同註11，頁698下-699上。

至阿鼻地獄，上至有頂，亦見其中一切眾生，及業因緣、果報生處，悉見悉知。……以是清淨耳，聞三千大千世界，下至阿鼻地獄，上至有頂，其中內外種種語言音聲。……以是清淨鼻根，聞於三千大千世界上下內外種種諸香。……又聞諸天身香，……及餘天等男女身香，皆悉遙聞。如是展轉乃至梵世，上至有頂諸天身香，亦皆聞之，并聞諸天所燒之香。及聲聞香、辟支佛香、菩薩香、諸佛身香，亦皆遙聞，知其所在。……得千二百舌功德。若好、若醜，若美、不美，及諸苦?物，在其舌根，皆變成上味，如天甘露，無不美者。若以舌根於大眾中有所演說，出深妙聲，能入其心，皆令歡喜快樂。……得八百身功德。得清淨身、如淨琉璃，眾生喜見。其身淨故，三千大千世界眾生，生時、死時，上下、好醜，生善處、惡處，悉於中現。……得千二百意功德。以是清淨意根，乃至聞一偈一句，通達無量無邊之義，解是義已，能演說一句一偈……，諸所說法，隨其義趣，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若說俗間經書、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三千大千世界六趣眾生，心之所行、心所動作、心所戲論，皆悉知之。……是人有所思惟、籌量、言說，皆是佛法，無不真實，亦是先佛經中所說。²⁰

所謂「六根清淨」，其內容是：
一、得清淨眼根時，下至地獄，上至色

究竟天三千大千世界之河海山林，其中所有眾生之行業因緣，果報生處，皆能得見；二、得清淨耳根時，能聽聞三千大千世界中種種語言音聲；三、得清淨鼻根時，能嗅聞三千世界種種香氣；四、得清淨舌根時，種種諸苦澀物，入其舌根，皆成上味，並能善演妙法音聲，令大眾歡喜；五、得清淨身根時，身如淨琉璃，眾生歡喜見之，……；六、得清淨意根時，從聞一偈，乃至百千萬句法音，皆與實相不相違背，所有思惟言說，皆契真實，無不入法。必須特別指出的是，此洞徹幽微，鑒照十方感知覺觀能力，並非藉由禪定之力，而是秉此「父母所生」之清淨六根，而於見聞覺知中，自然徹知三千世界諸相與眾生種種業報因緣。

以上所說，乃單純分析慧思禪師之修行證量，而天台圓教之證果品秩，則待智顗提出「六即佛位」理論，才告完成。智顗所列圓教五十二階位修道品秩，其果位名號雖與通、別教所說者相同，然其名雖同而其境有別。據智顗所判，慧思所證之「六根清淨位」，等同藏、通教之佛位，別教之聖位菩薩，故云位列「相似」於無上莊嚴佛果之位也。²¹

20.鳩摩羅什譯，《法華經》卷6，《大正藏》冊9，頁47下-50上。

21.智顗與後來天台學人，亦曾一一比對圓教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妙覺之「五十二位」與通、別二教所說五十二位的高低差別。其中，有關「觀行即」之「五品弟子位」與「相似即」之「六根清淨位」與其它藏通別三教證量差別，詳見拙著，《圓頓止觀探微》（台北：法界，2010年3月），頁101-107。

五、結論

（一）慧思以修道成就，印證己身言教

以慧思一生修證之經歷與所得，對照其修行思想，則內容若合符節；如僧傳中載慧思與智顗言：「吾既身證，不勞致疑」。再檢視《法華安樂行義》所云：「《法華經》者，大乘頓覺，無師自悟，疾成佛道，一切世間難信法門。凡是一切新學菩薩，欲求大乘……，須持戒、忍辱、精進，勤修禪定，專心勤學『法華三昧』。」對照慧思一生行道歷程，則戒行清淨（僧傳言其：「奉持守素，梵行清慎」²²），修忍辱行（如數遇惡衆毒害，而能平心安忍），精進不懈（一生修道度衆，稍無懈怠），修學禪定，深入三昧，通達三乘諸多禪境；一生勤誦法華，唱講般若，演繹大乘圓頓義理與止觀行法；得證「六根清淨」，入鐵輪位。

由此可知，佛教義理與一般哲學的不同之處，在於其思想論述多立足於功夫實踐之所得，其後乃發而為言教者；縱觀慧思禪師一生之學行與著述，亦為最佳之例證與典範。

（二）慧思所說「大乘頓覺」法門修行要件與成就證量

修學慧思所說「大乘頓覺」法門之

「法華三昧」，其所具備之要件與內容為：

1、此乃大乘利根行人所修，非聲聞與鈍根菩薩所能企及。

從實際應用以觀，則所產生之問題是：後世學人如何判定一己根性，以為選擇法門之依據？如果說聲聞解脫道是發出離心，大乘菩薩道是發菩提心，可從其發心動機與內容來加以斷定；則同是發大乘心者，又如何正確判定其鈍根、利根？就修行後之成果，用以判斷根性之方法，並無益於事前之斷定，也無法避免因錯誤評量根性，修錯法門，而導致有鈍根行者，因錯修「不次第行，破戒亂心，故無所得，非法不良！」之可能！

此一問題，後來智顗在其《圓頓止觀》中提出解決方法，也就是提出圓教「方便法門」，為鈍根者說「五悔方便」，依於念佛之清淨信願起修；更以「廿五方便」助成禪定力道，以潔淨三業，為進道資糧。而這所有的準備，當然以「十乘觀法」中的「觀不思議境」為圓教「觀心法門」的正修方便，以此大開圓解，入於圓佛果位。²³

2、以清淨信願修「有相行」，持誦《法華經》；更需以智覺觀十八界、一切法空，精勤向道，耐怨安忍，以修「無相

22.道宣，《續高僧傳》卷17，《大正藏》冊50，頁564中。

23.有關天台「圓頓止觀」遂利鈍行人所說三種方便行法，見拙著，《圓頓止觀探究》（台北：法界，2010年3月），頁258-279為教。

行」之四安樂行義。

3、成就甚深禪定力道，以入於「法華三昧」，能自然開發旁通聲聞諸禪定境。相對於慧思本人之禪境高深，慧思曾評其高弟智顗云：「此吾之義兒，恨其定力少耳」²⁴筆者曾據此推斷，此一考語，亦是後來智顗大師勤修禪定，並撰著《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的原由之一。²⁵

4、以「六根清淨」為成就「法華三昧」之證量。

衡量慧思與智顗之根性與修道成就，則知二位大德，皆為利根菩薩，且同入此六根清淨聖量。其中：慧思自述得六根清淨，入鐵輪位；而智顗雖自謙位居五品弟子，然以其生前行誼與入寂瑞相，²⁶知彼亦同得此一成就。

（三）總結

在佛教的修行系統中，淨除煩惱業習，並體悟諸法實相的修行過程，是循序漸進的；而證入淨妙圓滿佛果的瞬間、當下，則是即時、頓現的不可思議境界。「成佛」與「覺悟」，做為不經

努力，漫無經心的意外成果，在「因果法則」的佛法正見中，是絕無可能、需要丟棄的邪思；所有聖者「頓悟」的故事，都例示著世人：在覺證之前，已然經歷了長久精勤修行的積功累德。如果了知「頓覺」之說，是對登入聖境時，不與前同，迴脫塵俗的一種境界上的表述，而不把它誤解為是「不經努力」或「無須修因」就可以獲得成果的特異法門；則在論究通往聖境的修行過程中，強調或區分法門的「頓」與「漸」，是沒有任何實用意義的。這在思禪師自述前時三生出家行道，此世苦心孤詣以深修禪法，用以為說法利生資糧的表述中，得到了最佳的印證。

再者，「頓覺」也並不表示其所獲得的修證體驗是不依經教，隨意的，自由心證的。「法華三昧」做為「一切世間難信」的「大乘頓覺」法門，思禪師將它的禪悟境界，嚴謹地對照傳統禪修法門的修行系統知識，尤其是《阿含經》以來聲聞經教的各類禪法；並融入自己對大乘法義全面而獨到的體會，使

24.道宣，《續高僧傳》卷17，《大正藏》冊50，頁562下-563中。思禪師之傳記，另載於志磐，《佛祖統紀》卷6，《大正藏》卷49，頁179上-180下。本節段落徵引內容，以《續高僧傳》為主，以下不重覆註記。

25.詳見拙著，《圓頓止觀探微》（台北：法界，2010年3月），頁189。

26.有關智者大師一生修行成果，有三個重要階段，即：一是青年參學期，於大蘇山依止慧思修學，曾「法華三昧前方便」之境界；二是自述入「五品弟子位」；三是臨終前，得其師慧思入夢相告：「它方華整，相望已久。」之語，並明觀音聖眾將來偕行之瑞相。筆者據此資料，判定智顗於往生淨土時，即得「六根清淨」功德，入「相似即佛」。詳細之討論，見拙著，《圓頓止觀探微》（台北：法界，2010年3月），頁116-129、140-142。

「法華三昧」成為深具特色而又能溝通二乘禪境義解的大乘三昧法門。

最後，對於勾勒禪法的修行步驟與次第，分類禪修所緣與解析定慧特性等，屬於禪修知見的探討與學習；某些標榜「頓覺」的法門，不是將之視為葛藤、糟粕，就是譏此為「拾人牙慧」的無益之舉而將之忽略或拋棄。然而慧思禪師則在深悟禪法有得中，以其高邁幽邃之禪境證量，分別利鈍根人之門徑，而以「諸法無諍」之原則，對舉次、不次第，也就是漸修與頓覺二門，在禪修所緣與證量上的互轉、印證，以及「禪定」做為一切慧悟基礎的重要性。慧思在此一面向的討論，則以《諸法無諍三昧法門》一書為代表，限於篇幅，本文只能略述「以一三昧通無量三昧門」之意涵，至於其中禪修所緣轉向的問題，將另外撰文討論。

天台宗做為中國佛教首創宗門，思禪師所有努力與成果，無論是圓教義理的涵攝該備，止觀實修法門的系統知識與智思推理的討論工具，都為後來智顗大師建構天台圓教止觀，做了重要的學理與實修的奠基工作。

參考書目（略）

佛教弘誓學院

101學年度研究部選讀生招生啓事

■ 選讀資格：

- 1.各相關研究所在學或畢業，欲進修佛學之學僧或居士。
- 2.各佛學院已畢業學僧。
- 3.各大專院校在學或畢業，已有佛學研究程度之學僧或居士。

■ 本學年度研究部課程與師資：

請上弘誓網站瀏覽

■ 選讀辦法：

- 1.選讀生可免參加筆試，經通知面談後，錄取即可入學。若資格經審查不符合者，恕不另行通知。
- 2.選讀生每學期可單選一門或一門以上之學科。
- 3.選讀生比照正式生，學雜費全免。

■ 報名辦法：

請寄回郵信封函索報名表，或於弘誓網站下載（<http://www.hongshi.org.tw/userfiles/file/reg-101.doc>），填寫後附上在學成績與自傳、照片3張，寄至本學院。

■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八月三十一日以前

■ 上課時間：

每月一次，扣除寒暑假三個月，共計九次上課。每次每門課程連續授課五堂，每堂五十分鐘。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一花四見

doi:10.29665/HS.201206.0006

弘誓雙月刊, (117), 2012

作者/Author：法樂

頁數/Page：49-5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1206.000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一 花 四 見

■ 法樂

日前正值學院暑期的《印度佛教史》上課時間，我臨時起了雅興7/12（二），回學院在庭院裡種植了一些花草點綴；多日來這些花草在烈日曝曬下、午後又時有偶陣雨的飄降，於是這些盆栽的花兒早已花容失色了。

再次返院時，欣逢《阿含經》講座開始，7/24（日）早上第一節下課與熟識的B居士對話：「法印樓前的花盆已經凋零，再維持也沒幾天了；請於午休後，幫我將這些盆栽集中到景英樓後的車庫前，下午我會找時間整理之。」B居士聽了極力遊說我：「師父！我看只有五分之一的花是枯萎的，這些花還可以留，處理掉太可惜了！接下去我會參加禪七，到8/7才離開，這期間我願意發心修剪它。」

奇怪！為何我看到的花朵只剩下五分之一的生命力？

我說：「沒時間詳細說明，我們很難取得共識，但我已經被你說服了。……」他聽了才意識到兩人的看法有差異，立即謙遜地說：「我配合師父！」

下午2：30全副武裝去出坡，感謝B居士，花盆已經集中在預定地了，又遇見了二位好心人士來協助，我給了她們二人測試題：「眼前的花盆，請說出你們的觀感——直覺反應：其中好的與不好的花朵，比例是多少？」

依照前後發言順序：

- A.剩下五分之一是好的
- B.只有五分之一是枯萎
- C.有五分之二是好的
- D.全部都是好的

開始動手整理盆栽，將花朵的殘枝與泥土分開，好的花朵留下來，枯萎的就拿開。最後大家一致認為：還是A講的最為精準；四個人同看一景物（盆栽），然而每個人竟然見解不一，這不竟讓我想起了佛經上說的：「一水四見」，不同的衆生，看見的水是完全不一樣的。

- 1.人類看到水，視為飲用、洗滌、灌溉之物。
- 2.魚兒看到水，認為是牠們的棲身之處。

3.鬼道看到水，宛如臭穢的血水。

4.天人看到水，宛如晶瑩剔透的水晶，殊勝莊嚴的清淨琉璃。

唯識學家說：宇宙山河都是唯識所現、唯心所變；為什麼會有一水四見呢？因為一切法從心而生，依業而感。其實，水依然是水，卻由於意識不同，業力差異，而有了不同面貌的呈現，同樣是水，不同的用心，不同的業力，就會有不同的觀照。

自己就是最好的心靈治療師，意識是因，言行是果；言行是因，成效是果。知道了因與果的道理，我們就可以找到「情緒的源頭」，進而「轉化情緒」。

例如，兩個人起爭執，有時只是因為個人想法、價值觀不同、角度不同，未必有絕對的對與錯。一旦觀點不同，人們往往不肯接受對方，甚至抗拒對方。一旦有了抗拒，就會產生衝突，衝突又將帶來痛苦，這就是意識、言行、痛苦的互為因果。

一件物品有360個角度來看待它。

別人持著與自己不同的意見時，應提醒自己：那是他所看到的角度，我也只是看到了其中一個角度。「尊重」是最好的相處之道。那位B居士與我的見解落差很大，但我還是向他讚嘆道：

你的境界比我還高，都能看到事物美好的一面，而且憐惜花朵，不忍丟棄！想必在日常生活中，對待人事物都能如此用心。因此，跟你在一起會讓人充滿了無限的生機、希望！

我們要透過智慧的觀照，站在對方的角度來看事情，重新轉化情緒與思維，將它轉到正向的一面，然後就能夠「覺照」自己了。

古德云：「離心無境，離境無心。」「境由心生，境由心轉。」「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凡事若存一念善，則周遭一切盡是美事；凡事若存一念惡，則橫豎目前皆不如意。經云：「一切唯心造。」人人若能善用此「心」，往好處看、往好處想，必將永遠快樂，當下自在！



賀！本院學生考上玄奘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本院研究部劉晏均暨專修部二年級學生浮月法師與智音法師考上玄奘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用心的演繹

doi:10.29665/HS.201206.0007

弘誓雙月刊, (117), 2012

作者/Author：關鼎協

頁數/Page：51-5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1206.000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airiti

用心的演繹

■ 關鼎協（香港妙華佛學會董事）



劉德芳醫師（左）與本文作者關鼎協居士（右）合影於香港。（101.4.3）

「用心」兩字，劉德芳醫師經常掛在嘴邊，他常常微笑地說：「感謝大家的用心。」兩年來與劉醫師的三回接觸中，我對「用心」兩字，總是漫不經心，只覺得是客套話，最近第四回的接觸，才感覺到劉醫師以言傳身教，為人演繹其「用心」。這使我不期然聯想到北宋佛印禪師跟蘇東坡的對話中，微笑讚歎蘇東坡：「您打坐的時候，像一尊佛。」佛印禪師心中有佛，才會讚歎別人像佛，劉醫師的心中不離用心，所以才能經常感謝和讚歎他人用心。

有一同學的文章刊登於弘誓雙月刊，當劉醫師與她相遇，第一句話即讚她的文章寫得好，很用心寫。劉醫師見到妙華會訊編輯，也讚歎她用心承擔工作。劉醫師還說：「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立德、立功、立言這三件事是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所在。」因為人是受思想支配和認知指導的，而正法的語言和文字，能夠直接改變、影響人的心智狀態，故此立善言，非常可貴。

年近花甲的劉醫師，仍然好學不倦，不斷地用心學習，他已被台灣玄奘大學錄取，即將攻讀碩士學位課程。有朋友問他：「您這麼忙碌，哪來時間閱讀艱深的書本？」他回答說：「只要靜心，排除雜念妄想，對文章內容的構解，條理分明透徹，就能吸收迅速。」

劉醫師在行醫過程中，不但非常用心，而且精益求精，並廣納任何能令患者康復快速見效的方法，他正努力研究能量治療法，運用於對病患的治療。

有一次，有一位母親背著十二歲的女兒來求診，這女孩六年前還能正常走動，後因意外傷了腰椎，不能站立步行，已爬行了六年。劉醫師細心地為她檢查，發現她的神經失去傳導反應，部分骨骼偏移變形，難有好轉的效果。其母聽後，非常失望，並責罵女兒當初不聽話，導致今天的惡果。女孩被母責罵後，更加傷心痛哭。

劉醫師看到此情景，很用心地勸解兩母女，並為她們講了一位日本女孩的故事，這位日本女孩，也是四肢不全，但她沒有絕望，在逆境中自強不息，經過努力奮鬥，終於當上歌星。

劉醫師其後又詳細地向女孩的家人講解如何正確護理女孩的行住坐臥，紓緩女孩的痛楚，減慢其骨架歪斜惡化的速度。劉醫師回台灣後，更把關於日本女孩的報導文章寄來鼓勵她。

人若能專注用心去做事，效果是不可思議的。就如昭慧法師在《初善、中善、後亦善》一文中所說：「心渙散就沒有力量，專注就有力量，專注到一個定點，瞬間的爆發力十分驚人。把心訓練到如此專注，拿來做什麼呢？這就可打造一台全世界最精密的掃描機，拿來掃描自己的色身。它可以看到五臟六腑、肌膚骨骼等……。」所以，劉醫師為病患治療的時候，非常專注，非常用心，他更以《阿含經》中佛陀所教的「自通之法」，感受患者之痛，看到病

人在痛苦之中，他感同身受，不忍心他們受苦，於是很慈悲、很用心地為他們治療，希望能解除他們的痛苦。

劉醫師為患者治療的時候，往往會很用心地用手去感應患者有問題的部位，他的手就像掃描機，能準確地找到當今X光機及超聲波掃描機都找不到的氣滯點。根據「痛則不通，通則不痛」的原理，劉醫師有時會按壓患者的氣滯處，按壓的時候，患者雖然會感到劇痛，但按壓之後，患者的氣血通暢，不再堵塞，痛楚也隨之消除或減少。

每當患者說出痛處，劉醫師總是說：「我知道。」他更經常點出患者平常沒有在意的患處，如患者面部歪移不對稱，下顎顎小移位，劉醫師以手觸患者面肌，運用能量治療法，在患者不經意間，便把下顎骨復位，患者面肌的不適馬上消失。

有一位患者肩膀很疼痛，無法舉高雙手，晚上痛得不能入睡，曾找骨科醫生治療，但未見好轉。劉醫師很用心地為他治療，並沒有觸按他的肩膀，只是按壓他的腳，令踝關節移回正位。隨後，劉醫師叫他高舉雙手，他發覺劇痛已除。劉醫師告訴他：「傷因在腳，反射出來的疼痛在肩膀，你即使再治療肩膀十次，都不能治本，不會見效。」

劉醫師為患者診療，通常都會按壓患者不同的部位，若按壓時某個部位感到痛楚，表示某個地方有問題，而經劉

醫師治療，再按壓這些部位，痛楚隨即消失，也即表示這些部位的氣血暢通了。劉醫師的調理步驟，皆從腳部開始，因為腳部是基礎，人的站立能否穩健，要視乎腳是否健康，腳若有傷，會影響膝、股、腰、肩、頸等部位，乃至影響到五臟六腑，所以，基礎不良，將誘發身體很多毛病，所以我們要注意腳的健康。

有一膝關節痛患者，以前依照治療師的指示做運動，反而令膝關節更不舒服，醫生便說是他的膝關節退化。劉醫師很用心地幫他仔細檢查，屈曲及轉動其膝，發現他的膝關節前後十字韌帶皆沒有痛楚反應，即診斷不是膝關節退化，而是腰椎間盤突出，擠壓神經，導致膝蓋疼痛。於是，劉醫師替他的腰部作治療，解除了他膝蓋的疼痛。

又有一患者，帶同一張腰椎X光片前來找劉醫師治療。劉醫師說：「單靠一張平面照片作判斷，可能會有偏差，雙腳擺放的位置不當，可引致盤骨歪斜而影響脊椎，若單靠儀器而忽略醫護人員專業的人手復檢，有時會判斷失誤而引致患者不必要的痛苦。」所以，劉醫師不但很用心地仔細察看X光片，而且很用心地詳細檢查患者的其他部位，然後才為患者做治療。

現代人生活節奏緊張，壓力大，很多人都處於亞健康狀態，即健康與病之間的灰色狀態。劉醫師能夠找出亞健康的患處，並作適當的調理。劉醫

師認為：亞健康在初期萌芽的階段，只要及早調理，令患處所需養分供應回復充足，機能正常運作，便會回復健康狀態。所以，治未病才是上醫之法。

有些患者，經過劉醫師的治療之後，消除了痛楚或減輕了痛楚，但他們大都有所顧慮地問劉醫師：「您回台灣後，我們若舊患復發該怎麼辦？平常要做什么運動來矯正改善呢？」劉醫師很簡章地回答：「行有行相，坐有坐相，平常注意行住坐臥便可以了。」我最初聽了，不太瞭解劉醫師的用意，覺得劉醫師答了等於沒答，後來才知道，劉醫師的用心是，每個傷痛的原發點皆不一樣，某一個運作，對甲有效，對乙可能無效，對丙更可能有反效果。其次，即使有效，若太著意或康復後過度繼續做，可能成為另一個相反的傷痛。所以，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只需要保持正確的姿勢便可。而對於那些上背較彎的患者，劉醫師則很用心地教他們雙手貼牆壁半蹲的運動。

有些患者下班後才能趕來，以至影響劉醫師吃晚餐和休息。但劉醫師都很慈悲地為他們治療，並語重心長地勸他們注意健康，身體若有不適，就要儘早調理，免令家人擔心。

由於劉醫師醫術高明，得到一定的口碑，前來求診的患者絡繹不絕，但劉醫師幾乎是來者不拒，並且非常用心地平等對待每一位求診者，絕不因患者衆

多而縮短治療的時間和減少調理的步骤，反而是心繫患者，務求令患者得到全面的治療。

劉醫師不停地為患者治療，身體雖然疲累，但他經常保持微笑，從沒有表露出一絲一毫的不耐煩。有一患者問題較多，做完一次治療之後，希望次日再做多一次治療，而次日的預約已經排滿，但這位患者不停地請求劉醫師，劉醫師便答應她次日比原定時間提早半小時前來應診，第一個幫她治療。

對於已預約的患者，劉醫師絕不輕言取消治療，即使台灣天主教洪山川總主教邀請他出席觀禮活動而要取消下午的預約，他寧可把預約提早和縮短自己的午餐時間而不令患者失望。最後一天本來沒有預約，後因航班推遲兩小時，劉醫師便利用多出的兩小時，為專程從大陸趕回來求診的中醫師治療。

劉醫師發揮所長去幫助別人，心裏只是希望與大家結善緣，讓正能量繼續循環散發，所以，每當有患者向劉醫師道謝的時候，劉醫師總是微笑地說：「不用謝，能夠幫上忙，已經是一種緣份。」所以，不管最後只剩五分鐘，他都盡量爭取能結上善緣，以至每天的診療時間都超出預定的時間。

劉醫師雖然治好了很多患者，但他並不像江湖術士那樣故弄玄虛，相反，他卻處處為人著想，很平實地向患者解釋病患的因由，並耐心詳細地提醒患者

日後要留心注意的地方，以免舊患復發。劉醫師的妙手仁心，感動了無數的患者；他的言行舉止，活潑地演活了「用心」；他的慈悲，確實值得我們讚歎，值得我們學習！

看到劉醫師用心地為患者治療，我作為旁觀者，感觸良多，目睹患者活在病痛之中，尤其是一些無法治癒的病患，我深感難過。記得慧瑩法師曾經開示，要我們注意身體健康，有健康的身體，才能更好地奉獻三寶。

有一患者是名校的校長，讀書時已是游泳隊員，他一直以為游泳是健康的運動，於是風雨不改地堅持每天游泳，即使受了輕傷也不停止訓練，因此由小問題引發出大問題，令身體的痛楚增加。

其實這是愚癡的行為，不值得提倡。任何過度的劇烈運動，不但對身體有害，而且有違佛法的不苦不樂的中道精神。佛陀經過六年的苦行，也知道苦行無助解脫，只會令身體增加痛苦，於是放棄苦行，在菩提樹下靜坐，最終悟道。

所以，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量力而為，不要超出自己的負荷，不要試圖挑戰自己的極限，否則不但令自己受傷受苦，也令自己的親友增添麻煩，令他們擔憂。我們要愛惜自己的身體，但愛惜身體並不是為了貪戀世間的享受，而是為了更好地為佛教、為眾生做事。

祝願大家身體健康，勇猛精進，法喜充滿！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聆聽性廣法師演講有感

doi:10.29665/HS.201206.0009

弘誓雙月刊, (117), 2012

作者/Author：王大裕

頁數/Page：57-5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1206.0009>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airiti

聆聽性廣法師演講有感

■王大裕（成功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生）

「禪」到底是什麼？對於「禪」是否充滿著好奇心與神秘感？在世俗擾攘下，如何透過「禪」達到身心的安頓自適？

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特別邀請佛教弘誓學院院長性廣法師，4月18日18時30分至本校演講「禪學與禪修」。性廣法師不僅是佛教弘誓學院的創辦人暨院長，教學期間更榮獲東吳大學「績優教師」與玄奘大學「傑出校友獎」，著有宗教學、禪學相關著作四本，論文十餘篇，於佛法的鑽研高深，在海內外華人佛教界甚受重視。

「禪」又稱為「禪那」，意思是「思維修」或「靜慮思」。性廣法師一開始就將「禪」歸納為三個定義：第一、專注的心念——止、定；第二、觀察的智慧——觀、慧；第三、生命的境界。由於「生命境界」是止觀修行的成果，運用於平常日用之中，其「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是個人主觀、私密的經驗，往往讓人覺得高遠玄妙，神祕莫測。所以談禪學，可以從前兩個意義談起；講禪修，則要重視定力與觀智的實踐，以免墮入癡人說夢，妄議聖境的過失。

在原始與部派佛教中，「止」與「觀」之間的關係是：「依定發慧」，也就是修習「四禪八定」，在澄心靜定的基礎上來開發慧觀。大乘佛法則因為重視入世利生的菩薩道，故不入深禪定，而以深徹智覺與利益眾生的「三昧法門」為主。其中的「三昧」就是禪定，此中表達了在禪定基礎上的入世利生智慧；故云：「依住堪能性，能成所作事」。當然，大乘佛教修行法門的開展是多面的，此中亦傳出以信願行為主的「念佛三昧」；又如中期大乘佛教的瑜伽行派，受當時印度修行文化之影響，強調身心合一的「瑜伽行」，故較少沿用定慧二學的稱呼；又如中國的禪宗，雖以「禪」為名，但這是不重禪定而專求慧悟的宗派。但無論如何，定與慧，是修行解脫道與菩薩

道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品。

性廣法師談笑風生，運用了許多日常生活的例子，幫助我們了解如何藉由禪修，以遠離人世間的種種無明煩惱。又以現代科技為例，指出人類的發明，往往仿照人體的功能，如錄影機的鏡頭彷彿眼睛，收音器有如耳朵，而記憶卡有如我們心識中的記憶的功能。試問你能否記得前一天的這個時刻，做了什麼事，說了什麼話？甚至能否記得去年的這一天你身處何地？作過哪些事？說過哪些話？……？

禪修能幫助我們尋找過往的記憶，觀照三世流轉的因果律，以悟入「如是因，如是果」的理則。若你對現世感到滿足，就遵循前世所種下的善緣，繼續耕耘，方能感召來世的善果；若你對現世感到不如意，就察看前世種下了甚麼惡因，以此而心生警惕，並改正不善的行為，避免繼續墮落沉淪。

一般人皆抱持「貪生怕死，喜聚悲離」的心態，若能體會萬法無常，生、滅乃是一體兩面，如同手心與手背；不能只看到手心（生與聚）而忽略了手背（死與散）。若能體悟「即生即滅」的無常之理，便得解脫自在之境界。

法師舉例，色身的滅盡，乃至於輪迴，就如同換新電腦（新色身）一樣，電腦須經由驅動程式將過去儲存的記憶顯示出來，而禪修就像是開啓驅動程式，幫助你找回過往的記憶。

《心經》說：「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所謂「五蘊」，就是色、受、想、行、識。而「空」並非什麼都沒有，而是萬法皆「無常」、「無自性」，故云為「空」。當我們能體悟此一道理時，一切的煩惱與痛苦就解脫了。

性廣法師並親自帶領同學實地禪修，透過法師一步一步地引導，眼睛閉起，全身放鬆後，將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呼吸，可專注於「人中」的範圍，也就是鼻孔以下，上嘴唇以上的部位；當我們的心能夠漸漸地安靜下來時，可以覺察到自己的呼吸。

修習禪定可以使您變得祥和、清淨，紓緩壓力，並對生活有更豐富、深刻的體察，能有效地將負面情緒排除，使你往正面的、積極的方向思考，不會因無明煩惱而遮蔽了我純淨的內心。

人的一生有很多的重擔與煩憂，能浮生偷閒，萬緣放下，這時間真有如電光石火般，短暫而珍貴。在短短三小時的活動中，專精禪法、擅長譬喻、樂說無礙的性廣法師帶給台下同學們嶄新的體會——學習正確的禪修知見，培養出「專注的心」、「覺察的心」與「快樂的心」。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慈善寺佛七參加感言

doi:10.29665/HS.201206.0008

弘誓雙月刊, (117), 2012

作者/Author：陳俊民

頁數/Page：55-5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1206.0008>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慈善寺佛七參加感言

■ 陳俊民



達瑩長老尼（右）介紹主七和尚尼性廣法師。（101.2.12 慈善寺提供）

滿懷雀躍地參加了2012年2月花蓮慈善寺住持上達下瑩長老尼照例舉辦的佛七（含八關齋戒），由上性下廣法師主七。期間廣師父昇座講法，先開五戒之要，再示八關齋戒之勝，後授念佛法門利益。

廣師父諄諄教誨，顯明持戒功德、違順罪福，啟發眾佛子智慧，讓我更明瞭五戒乃人天基礎，八關齋戒為在家眾之出家戒，依持該二戒，能令群迷，離生死淵，也明白念佛應是心念、想念、憶念，稱念佛之名號與功德，從持名、觀相至實相念佛，依教奉行，令無間斷，命終決定往生；另廣師父亦授斷食養生法，原來體健好修行。

廣師父講法旁徵博引，深入淺出，舉手捻取小故事，讓我們明辨戒相與了解受持要義，用鼓舞心緒的態度來收攝我們的散心，而能專一念佛；在座老參新學，連不識字的老菩薩，皆法喜充滿，茅塞頓開，並拜請廣師父來年再主持佛七，繼續佛緣。

其實持戒、念佛對我而言不過是熟悉的「常識」罷了，因此，我抱著學而時習之的態度聆聽廣師父說法，可是，我卻被廣師父的一句話給震撼住，廣師父說：「我們一切行為造作的關鍵在於心，所以，我們必須要學會控制我們的心，我們的心是可以控制的。」學佛多年了，雖然戒條倒背如流，念佛也聲聲不斷，只是我還是原



性廣法師每日為大眾開示。(101.2.18)

來的我，我還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心，道理都知道卻做不到，逆境來時，依舊起瞋心地發脾氣，美色當前，同樣心波蕩漾，見人是非，則不吐不快，如是等等破戒違心的行為，罄竹難書；念佛時總是妄念紛飛，捉摸不定又執著不放，念佛念成散心念佛；第六日止靜時，憶及師父達瑩長老尼的話：「以前你不知道你的妄想雜念太多，現在當妄想雜念來的時候你能察覺到了，那表示你的用功有進步，此刻你應該要學會收攝你的心。」是的，我們修行任何法門，得要與否，關鍵在於控制自己的心、收攝自己的心，正如同印順導師所言：「心是一切法的主導者」，佛法說：「一切法都依心的關係而存在，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以心作主宰的。」

對於自己修行的不如法，對於師父的教訓不能謹記而行，我好慚愧，圓滿日大迴向，「往昔所造諸惡業」懺悔懺梵聲響起時，我不自主地紅了眼眶，許

多師兄姐也感動淚流，這是一場莊嚴成功的法會，是師父達瑩長老尼的威儀德行帶領我們向善的心，是廣師父的慈悲告誡激發我們向上的心，師父教我們要當心的主人，持戒、念佛才能如法。回家後，我知道該如何做了，持戒、念佛或者修行任何法門，首先要釐清心志，再者專一心志而心志合一。

叩首師父達瑩長老尼的再造之恩！

拜謝廣師父的棒喝警語！

滿懷雀躍地參加法會！

滿載受益地走回家門！



佛七圓滿大迴向。(101.2.19)